通志堂經解

D-12
1.411
404

門 12
號
卷

遂人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六遂之地自遠郊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陳及之曰鄭氏說六遂之地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若然則在郊甸中矣然秋官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則六遂之地亦有在四郊者蓋六鄉取國中之民作之不足則及四郊而鄉士掌六鄉之獄治在國中也六遂取四郊六鄉餘地作之不足則及郊甸而遂士掌六遂之獄治在四郊也所謂遂者正五家爲鄰至五縣爲遂必地里相連民居相接然後始成保伍可以相保相受相糾若分散別在他處則何以相管屬耶

王氏詳說曰六遂之官與六鄉之官一同六遂之法與六鄉之法一同但六遂之官卑於六鄉一等六遂之法與六

鄉相爲異同耳且以鄉遂之官言之六鄉有大司徒在六遂則爲遂人六鄉有小司徒在六遂則爲遂師六鄉有鄉大夫在六遂則爲遂大夫六鄉有州長在六遂則爲縣正鄙師即黨正也酇長即族師也里宰即閭胥也鄰長即比長也然大司徒六命之鄉而遂人不過中大夫小司徒中大夫而遂師不過下大夫此六遂之閒長貳也鄉大夫六命之鄉而遂大夫不過中大夫州長中大夫而縣正不過下大夫等而下之皆甲一命故六鄉之下士一命而六遂之下士不命此鄉遂之官異也且以鄉遂之法言之六鄉上地則有萊五十畝矣六鄉以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遂則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六遂其餘爲餘夫矣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六遂所言遂溝洫澮川詳於田制然軍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

始無軍要之互文見義也他如遂大夫所謂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即鄉大夫所謂賓興賢能之法鄙師所謂祭祀若黨正所謂祭禜酇長所謂祭祀即族師所謂祭酺里宰所謂召斂即閭胥所謂召令鄰長所謂徙于他邑從而授之即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從而授之也然五物之詢德行道藝之攷見於鄉而不見於遂豈六遂無此等人耶○薛平仲曰鄉民之居于國中及郊者先王爲之興賢能而使之出長入治以爲之成市交易而使之各得其所夫然後務本尚實之風始有以轉移斯民之趨向遂居六鄉之外去王城百里之遠斯民朝夕之從事無非耕桑隴畝之務錢鎛未耜之用如使其心躐然有惡勞好逸之念亦何能一日自安於田里是以先王居民於野自五家而積之雖無所異於鄉總而名之曰遂爲所以使之自遂於

其間不然吾能教之以稼穡而遂民或至於飽食暖衣而逸居焉豈非先王所懼哉○孫氏曰周官內六鄉而外六遂由遂以往采邑參焉一以遂法治之蓋教必始於近以六鄉為四方之標準耕必勤於野以六遂為六鄉之勸相參遂雖互文見義亦各有先務也

掌邦之野

鄭康成曰郊外曰野謂甸稍縣都○黃氏曰遂人因六遂而為名六遂在甸則所掌者甸地而已而曰掌邦之野蓋合稍縣都鄙法之當行者通掌之稍縣都鄙居民廛里授田溝洫治地皆野法與甸同其法悉自遂人出稍為邑縣鄙為都則各聽於其主非遂人之所屬也遂人中大夫秩比小司徒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隨民衆寡而為之甸稍縣鄙居民皆如此惟甸則合縣為遂○曹氏曰遂人之職惟以掌邦之野為言然六遂之政令刑禁與稽民授田簡兵教耕令賦起役之事無非本於六鄉之成式遂人以下特其文互見而言之稍略耳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濂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作管反五酇為縣五縣為遂

王昭禹曰土地之圖大司徒所建之國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則以所建之國為井牧溝涂田萊之類而經之也○鄭康成曰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王氏曰其縣鄙之地域有形其井邑溝涂有體其所以制而成之則有法○王昭禹曰形具而後有體故有縣鄙之形斷為井邑溝涂之類以體之有王國之形斷為門闈宮室之類以體之其所以體之者莫不有度數存焉夫是之謂形體之法

○易氏曰小不曰鄰言鄙之成則遂之成在其中言縣鄙之成則鄰之成可知大不曰遂言縣之成則遂之成在其中言縣鄙則舉中以見上下

項氏曰比則親之至鄰則始相鄰近閭則同門里則同居族則族葬鄰則相贊助而已鄙之名里於黨縣之名小於州凡遂之制皆放於鄉○鄭康成曰異其名者示相變耳○王氏曰比相保則鄰亦相保閭相受則里亦相受族相葬則鄰亦相葬矣黨

相救則鄙亦相救矣州相睹則縣亦相睹矣鄉相賓則遂亦相賓矣（王昭禹曰遂獨不言者鄉以教爲主遂以耕爲主）

愚案以五起數以四成之四里則百家乃是數之小成陳宏甫曰周鄉遂之法至百處無不以五起數蓋百人是二隊不百人不足以爲甲更調起發不得

愚案遂之鄰里酇縣遂與鄉之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無異然司徒於鄉不說經田野者以國中民廛接比行保伍之法易故不必經與造民野處四散保伍之法難行復用經田野造縣酇成然後可定民居若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田野一句乃是制井田起軍賦與制保伍以定民居不同井邑自四井以下則以四起數造縣酇自五家以下則以五起數井天下之田用丘甸法比天下之居用保伍法故曰地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

總論

曹氏曰鄉遂王政之本皆以室數制之不容增減自鄭氏參以里數欲求强合始指若干里爲鄉若干里爲遂既室數與里數不合於是積算王畿千里之地去若干里爲山林川澤又去若干里爲不易一易再易之數然終有抵牾安有采地之制異於鄉遂之說旁加廣狹之說周家簡易之制未免汨沒於異同之論

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鄭鍔曰皆有地域以爲之辨溝之以水樹之以木有限域之周圍有溝樹之阻固建官設吏以治之使各掌其所治之政令刑禁民可得而治矣○易氏曰上言形體之法度地居民之法此言各掌其政令刑禁則命六遂之吏因縣酇之法而推行井地之法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賈氏曰授之田野若下夫一廛百畝簡其兵器若族師旗鼓兵革

黃氏曰鄉以州黨居民會其卒伍即爲軍法故常自爲六軍而田與追胥皆竭作遂雖以縣鄙居民而其軍賦在丘乘軍師田役皆有司馬之法作其衆庶而後會其車人之卒伍或多或少不可預定是則正卒猶不盡起況羨卒乎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謂之鄉合則非野法也常常比之使之相安相受故倉卒可用遂未嘗比安能臨時盡起而用之乎故以爲鄭之說未盡然也惟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似是然野之制軍一甸七十五家耕之共一車則一家一人自有定制是則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仍爲鄉法耳六遂民數與六鄉同權力相併事體略等先王誠有深意也地之等不同人之多寡亦異常有進退故以歲時稽而授之皆農民也故惟教之自衛力穡之事授之田野蓋虞衡歟○王昭禹曰兵器不簡則稼穡不可得而教必先衛其地域而有之然後斯能致力於稼穡不然雖有粟不可得而食

凡治野

黃氏曰治野言凡通乎邦國都鄙

以下劑致甿

王昭禹曰劑約劑所謂要書與甿約以征役用下地爲率所以致之也○黃氏曰致甿其事在治師○鄭康成曰變民言甿異內外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曹氏曰六鄉授田分上地中地下地爲任民多寡之數而此則不復差別一以下地每家止

任二人爲幸蓋六遂旣比鄉爲差遠而在野之地爲最寬宜優其役而厚其力使之受地多而征調少庶民皆願爲之甿欲耕於王之野以滋生齒以實遂地○陳君舉曰此指授田之夫言之者從役皆以下劑致甿豈有饒遠之間

以田里安甿

賈氏曰田則百畝之田里則五畝之宅○王昭禹曰出則華作於田入則族息於里授之田則彼得以安其耕授之里則彼得以安其居

以樂昏擾甿

鄭康成曰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擾順也○賈氏曰大欲存焉配以昏姻即順民意男女人之

以土宜教甿稼穡

王昭禹曰十二土名物不同稼穡之所宜亦異甿不能皆知故以土宜教之大司徒教稼穡植藝是也

以興耡助音利甿

杜氏曰助謂起人民令相佐助○劉執中曰興起同井之民使相助耕將則各享其利○王氏曰孟子曰唯助爲有公田許愼釋耡以商人七十而耡則助耡一也興之以助公田則甿得所私焉所以利之

以時器勸甿

鄭康成曰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王氏曰善其器則以勸謂之時器則器之用各有時若耜以耕鉏以耨

以彊予任甿

鄭康成曰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李氏曰之所憚吾彊其力而予之以地則民無遺力矣○項氏曰若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是也

總論

曹氏曰生有常産居有常室而甿之安逸可知婚姻相通禮文相樂而甿之順擾可知壤物之辨則甿知稼穡之宜

勘耦之典則旺享共耕之丁壯有餘力則加其田而任之咸使之有固志而休養生息無餘憾矣

以土均平政

黃氏曰鄉民合士與農而教之故授田少役多每月讀法四時田獵春秋祭祀征役喪紀會聚多貢稅輕野皆農民專以稼穡任之故授田多役簡貢稅重以土均平政政如字政役不平而後人機巧趨利或遂逃其業利均則政平土均之職可致○鄭康成曰政讀爲征土均掌均平其稅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三百晦餘夫亦如之

愚案鄭鍔說見大司徒均七地之下

鄭康成曰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鄭司農曰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晦之居萊謂休不耕者○項氏曰里以廛計田以晦計田有汚萊里無上下故里皆一廛而田有多寡○鄭康成曰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項氏曰上地無萊田則非治野致旺之法遂人之致旺必優於鄉○曹氏曰遂既以下劑致旺雖上地亦使之少休不耕庶不盡其地力所以優遂民也○周氏曰遂人掌邦之野其地必廣而瘠若置都邑處必狹而肥故遂人上地有萊田

曹氏曰鄉不言夫一廛惟言受田而遂之上地中地下地皆言夫一廛鄉不言餘夫而遂之上地中地下地皆言餘夫亦如之者蓋鄉去王城密邇遂在鄉之外地有遠近勢有重輕赴愬有易難恤察有詳略特示優厚於六遂非以薄六鄉也亦不泄邇忘遠之深指其爲均一也

薛氏曰先儒謂父祖子孫不可分者爲餘夫未知授田之制則何以也曰司徒言均土地而稽其人民上地家七人

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今此田萊固有定制爲子孫蕃盛家有十人必以五人爲正夫受下地之田五人爲餘夫受田亦如下地夫之數家十一人以六人爲中地正夫而五人爲下地餘夫家十有二人則六人爲中地正夫而六人爲中地餘夫家十有三人則七人爲上地正夫六人爲中地餘夫家十有四人則七人爲上地正夫七人爲中地餘夫至於家十有五人則五人爲下地正夫其十人則分爲兩下地餘夫從此推之雖百口之家亦可分若家止九人則將何爲孟子曰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彼以此七人而受上地之田則田萊之廣且美豈不能贍九人耶（愚案此說頒餘夫田亦如三等受田之數）圖說曰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畮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詩所謂侯疆侯以經所謂以疆予任甿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畮又以百畮與之則彼力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之田如正農也鄭氏之說不與孟子合賈氏又從而釋之此附會之論也○劉氏曰亦如之者亦如其萊也餘夫未具夫婦未當受田如其萊而已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大約不過二十五畝求合孟子之說）

黃氏曰里即其廛之所在上中下地亦以其人之多寡授之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鄉田同井則鄉法也遂人上中下地田萊餘夫如正夫之數野法也所謂彊予也一夫百畝以今畝計之爲四十畝臣妾閒民移用野法一甸六十四井七十五家耕之上地當授田三百九十九夫田萊公

田皆計餘百九十七夫中地當授田四百二十二夫餘百五十四夫下地當授田四百五十夫餘七十六夫上地餘最多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小司徒減上二等自七人爲則上地當容此二等也故增一百十五夫而登矣二家增三人中地二家五人蓋與上下相遞退也二家五人則一家三人一家二人故增六十五夫而登矣下地餘少增二十五夫而止耳然其下有食四人者有食三人者可任者未必皆二人也要之當使有餘以待增不使當增而不足先王制事無不如此鄭謂六遂之民奇受一廛本謂民居郭已受宅又奇受一廛於野其說誤而疏家又謂餘夫奇別更受廛備離居之法益疏矣愚案此說作計夫受田其地有餘又與前二說不同

易氏曰或曰上地人數之損則將遷之中地下地乎下地人數之增亦將遷之上地中地乎中地之增損亦然曰非遷其人也因其人之損益爲田之進退而已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以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然後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正爲是也

禮庫曰司徒是造都鄙法遂人是頒田里法不容相類

陳宏甫曰蓋都鄙受田之制與邦國同六遂受田之制與六鄉同互見其義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之忍反）百夫有洫（況域反）洫上有涂千夫有澮（古外反）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康成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鄭鍔曰田必資水水欲通於川行必由路路欲達於畿自一夫之田至千夫之田爲遂溝洫澮所

以通水於川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爲徑畛涂道路所以通道千畿廣深各二尺曰遂言水自是而之他也廣深倍遂曰溝言十百相交而水相往來也廣深倍溝曰洫言水相流通如人血脉也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言衆水皆會乎此也至於川則集衆流而無所不通宜至于海矣通水以此則旱有所資而水亦無浸淫之患遂上有徑可容牛馬溝上有畛可容大車洫上有涂可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可容乘車二軌則川上有路可容乘車三軌通道以此則車與徒無所往而不達凡此五溝五涂之制自禹以來至是始備（項氏曰先王不能使天下無旱勞能使旱勞不爲災有溝以通水而有涂以防水因夫之多寡而爲之道水因水之大小而爲之防水水則達于川道則達于畿若其廣深則匠人詳之矣）

陸佃曰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遂人十夫有溝自涂言之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非一同之間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同地之廣者也洫又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者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成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關二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爲故匠人不爲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

縣則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
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
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陳氏曰遂人所言
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考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者名之其實一制也○陳君
舉曰溝洫之制無鄉遂采地之異遂人言夫者指實地者言之山林川澤不在其數匠
人以里言者溝洫成在其中所以用里數也○薛氏曰遂人言十夫
有溝以旁加言之也匠人以九夫爲井井間謂之溝以實數言之也

愚案遂人自十夫起數匠人自九夫起數井田之法惟
九夫共井未有十夫共者此鄭氏所以謂遂人法與匠
人不同也必欲合其說宜以大約計之不可拘也遂人
所謂夫間有遂即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之溝也
夫爲溝即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二尺深二尺之遂也遂人十
匠人謂九夫而遂人乃云十夫者遂溝以十夫之地約
之耳而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計一成之地乃是百井九百夫之地方有洫而遂人言
百夫有洫蓋止言百夫之田始共一洫而成間有洫則
總一成之內九百夫之田凡九洫矣匠人言百里爲同
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計一同之地乃是萬井九
萬夫之地而遂人言千夫爲澮蓋止言千夫之田始共
一澮而同間有澮則總一同九萬夫之田凡九十澮矣
人力所爲止於澮此外則自然之川故遂人萬夫有川
而匠人一同九萬夫之外亦曰專達於川要知一同之
內自澮而達者已有川矣此皆以大約言之
黃氏曰此與匠人一法鄉不爲溝洫夫屋九比遂野法也
溝洫之制詳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溝洫不獨治田
且設固焉自甸達于畿皆野法也故曰凡治野遂人十夫
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地
居一夫而井實得九夫之地也案司馬法一同萬井九萬

夫則雖鄉一井亦謂十夫之地爲遂溝與野同不爲洫澮
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蓋一里十夫容九百畝於其
中非謂方一里只得九百畝也治地郊與野異者郊居百里
四同之地無多山陵林麓其地之高者爲城郭廛園平者
爲田負郭之田多膏腴下者爲藪牧其間水澤足以灌溉
亦必爲溝畎以行之但不爲洫澮涂路經緯之形如治野
耳觀載師郊田則當時因土之宜可見遂溝兼徑畛不能
爲一夫寬饒之使有餘地也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皆寬
饒之地疆場其界域也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洫環之
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除其一爲百井九百夫洫經緯其中
而澮環之同方百里十萬夫之地十除其一爲萬井九萬
夫澮經緯其中而川環之遂人言百夫有洫者謂積方百
夫而洫居其外也匠人言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謂之

洫者開方十里而洫居其中也方十里則爲百夫者十遂
人言千夫有澮者亦積方千夫有澮在其外也匠人言方
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謂之澮者亦開方百里而澮居其
中也方百里則爲千夫者十故曰其法一也遂人言萬夫
有川通地勢而著經界之法也匠人言專達於川因地勢
以見非人力之所爲也然則川形未必正方其旁多華離
之地皆不井書曰濬畎澮距川川蓋山澤自然之位故匠
人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疏家言此川亦
人造疎甚鄭康成小司徒注成方十里其中八里爲甸六
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爲一成十里三十
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積而至四都八十里旁加十
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
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

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乖誤甚矣自十夫積而至十萬夫皆十除其一者九夫共得一夫之地以治遂溝徑畛且有寬餘之地矣其餘洫澮涂路爲地可計百夫之洫爲地十七畝有奇涂加之積而爲一成十里爲方百夫者十洫涂之地三夫半而已安用三百二十四夫哉千夫之澮三十五畝有奇路加澮十一畝有奇通爲四十六畝積而爲同百里爲方十夫者十涂路之地四十六夫而已又安用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哉一同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洫涂三百四十夫鄭言一同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大抵遂人展地匠人制形一同之地定爲萬井溝洫基布於是以小司徒丘乘之法比之自井爲邑爲丘而爲甸七十五家耕之出車一乘又爲縣爲都其法備矣一同萬井九萬夫六千四百井出稅賦車

百乘其餘二千六百井爲山林川澤邑里縣鄙爲洫澮涂路溝畛不計猶有餘則爲閒田遂人下劑致甿固當常有地以待之六遂賦車千乘而爲六軍十二同一同未必盡平地能爲九萬夫不足則兼取班孟堅漢書曰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淳鹵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雖大約言之且其說未必盡合周禮然其論井地則精於鄭矣鄭康成注小司徒曰九夫爲井方一里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其說是矣惟不悟遂人匠人本一法因見遂人以十夫起數則曰此溝洫法也匠人以九夫起數則曰此井田法也兩說既離乃欲合遂人於司馬法以爲鄉遂皆無公田皆稅夫又欲合小司徒於匠人則以爲畿內不爲井田而小司徒丘甸實井田也乃曰此爲造都鄙法及見孟子八家皆私百畝

其中爲公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初稅畝傳言譏出不過籍有若對魯哀公盡徹井田也則又欲合之於周禮乃以爲周制王畿用夏貢法邦國用殷助法鄉遂公邑之吏役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一國貪暴無藝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夫豈獨紛錯無統而矯誣先王失建邦設土樹后王君公之大體矣司馬法鄉法也不獨不爲公田溝洫之制亦略故以夫屋比地而一同萬井三萬家與小司徒夫屋爲合是爲鄉法遂人野法也溝澮距川與小司徒井牧爲合是爲野法經鄉野異條鄭謂之同制何據哉司徒施教法于都鄙比閭族黨鄉州與王國同故以室數制其域不使山川溝洫妨其實地正不爲井田而康成反以丘甸爲造都鄙法何據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教滕文公使復先王舊法則諸侯有野與

王國同矣康成知邦國用遂法合於孟子而不知什一自賦亦孟子之言乃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則又何哉

曹氏曰因授田而思至於治溝洫因溝洫而思至於治涂路必使縱橫參錯曲折而後進不得以率意而直達人以爲此特定田制耳此特通水利耳不知先王寓兵於農藏丘乘於井牧而禦外侮防衝突之意已潛寓於其間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式氏反舍者

鄭康成曰登成也猶定也○王昭禹曰登上其籍夫家猶言男女也○王氏曰遂人既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遂師又以時登則遂師登之于小司徒○鄭鍔曰小司徒須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須於六遂從可知也○鄭康成曰施讀爲弛而壯者不爲游手

易氏曰知夫家衆寡之數則上地任三人而舍其四下地任二人而舍其三凡父祖子孫之不可分而兄弟夫婦之交相養者舉在是知六畜車輦之數則老得以食肉祭得以用牲車得以供服乘輦得以載任器者舉在是至於辨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則敬老慈幼與夫養萬民之疾病祿庶人之在官者又非一端而已○曹氏曰校登必以歲時蓋前歲之已登者逮于今則增損不同矣一時之已登者越三時則耗亡不等矣民自生齒以上皆登于版耕稼起於一夫而王畿千里之民無不各任其力調兵起於伍長而六軍七萬五千之衆無不各稟其令雖車輦器械之瑣細牛馬六畜之猥冗無不素具于籍一旦有事隨取而足蓋其凡目可稽而儲備有實此功用在乎素講所謂事前定則不困者此也

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鄭康成曰職謂九職分其農牧虞衡之職使民爲其事也載師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貢九貢賦九賦政役出徒役○易氏曰先職事貢賦而後及於師田政役無非因其財力而用之先王豈徒用其財力哉愛養斯民於是乎在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

賈氏曰起野役若小司徒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鄭康成曰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今各帥其民而至者謂縣正已下縣正云若將用野民則帥而至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

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鄭康成曰遂之大旗熊虎○賈氏曰遂人雖是夫夫合用鳥隼之旗致衆今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得用熊虎爲旗○王氏曰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遂人所謂大旗亦

司徒之大旗於是建焉於遂言遂之大旗則鄉可知於鄉言司徒之大旗則遂亦可知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鄭康成曰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賈氏曰野職薪芻之屬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委人云斂薪芻凡蔬材木材易氏曰遂人掌邦之野故此數節皆謂之野牲曰野牲以六牲出於野共而入於牧人職曰野職以薪芻蔬材木材出於野而令委人斂之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

鄭康成曰委積於廬宿市○賈氏曰大司徒令野脩道委積謂總令遺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之故注云是亦令遺人

黃氏曰大司徒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遺人凡賓客令野脩道而委積遺人委積以待賓客獨軍旅無所見軍旅急興王師所至得輒發是宜有成法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音燭六綍音弗及窆陳役

鄭康成曰役給墓上事及窆也○賈氏曰窆謂穿壙之等○黃氏曰帥六遂之役致之鄭云致於司徒恐未然致之於稍人遂人不直致於司徒也稍人曰大喪帥屬車與其役以至以聽於司徒綍舉棺索○賈氏曰據在棺則曰綍據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據在棺而言綍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賈氏曰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此約之則六十千人○愚案窆穿土寸見鄉師

賈氏曰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爲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廵車屬六綍則六遂爲終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

鄉爲始至壙窆下棺則還使六遂爲終○黃氏曰及葬大司徒親帥鄉役屬六引遂亦帥野役屬六紼及窆陳列之使背碑引紼司徒皆節制之司徒節制野役見於經者獨此事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王昭禹曰言事而又言師田則事乃力政之事○鄭鍔曰國有功役之事又有師田之事功役則用當役之人師田則衆民竭作故於事言野役於師田言野民當役之人則致之使自至衆力竭作則其事之大有以作而起之遂人帥而至掌政治禁令以齊一之則衆雖繁不亂矣○黃氏曰事謂司空事典帥而致於稍人稍人帥而聽於司馬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劉執中曰遂大夫各居其遂以施政教遂師則贊遂人司徒之府以治六遂之政令猶鄉師贊小司徒居于內以治六鄉

愚案劉氏之說推之蓋司徒主六鄉遂人主六遂鄉師爲司徒之攷遂師爲遂人之攷鄉師居司徒府固無可疑遂人遂師亦必居朝以總六遂之事自鄉遂大夫以下至比鄰之長則各居其所治矣但鄉大夫既曰卿則必朝之六卿兼之以其地在百里之內故其官可居于朝若六遂在二百里則遂大夫必各居其所治之遂可也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

賈氏曰遂師所掌如鄉師亦二人共主三遂

易氏曰政若須職作事以起政役之類令若令野職野賦令野脩道之類戒與禁則輔此而已

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王昭禹曰登其籍於遂人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遂師登而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

鄭鍔曰經言施舍多矣或以施爲弛或只讀如本字此辨其施舍繼以與其可任則施當讀爲弛蓋對可任而言○項氏曰民有貴賤老幼廢疾賢能在所施舍其可任者又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異故辨之以知民力○劉迎曰遂師之辨施舍與可任將以井牧其田野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以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鄭康成曰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劉執中曰經牧謂隨地而增萊田也○王氏曰猶小司徒所謂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不言井則以下言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也○鄭鍔曰辨其田之可耕則耕之野之可畜則牧之○鄭康成曰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劉中義曰一易之田間一歲而可食再易之田間二歲而可食○易氏曰遂之三地有田皆有萊爲萊則不耕爲田則可以耕而食辨其可食而後可以周知井牧田野之數既知其數然後可以須地任民○曹氏曰遂民授田雖有上中下三等之殊其間或係於天時人事之不齊則地力所出亦不可以定法而槩論固有上地稍薄亦可以爲中者有中地稍薄亦可以爲下者倘恃吾定數不加精察則財征役事不爲民病者幾希

鄭康成曰財征賦稅之事○易氏曰取其財謂之財征用其力謂之役事二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征不病民財役不傷民力征不均則有治治不服則有訟遂師聽之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王昭禹曰稼穡之時不可緩民之札喪爲無常苟困於札

喪而力不逮則時事於是乎廢先王乃修用其民以救之
○易氏曰水溢旱乾非一遂之民所能勝故移用他民以
救之亦如五黨相救之法然則與大司徒之移民何別曰
大司徒移民者移之使有餘財遂師移用其民者移之使
有餘力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王氏詳說曰案大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
云泣誓百官戒于百族祀大事也誓戒又祀事之大也大
宰掌之所以致其謹大司寇泣之所以防其犯六鄉司徒
之官遠在二百里之中誓戒之事固無預焉但審之而已
審其誓戒即共其野牲矣是以先期而辨事蓋大司徒預於
國之大祭祀小司徒預於國之小祭祀皆奉其牛牲而羞
其肆遂官遠矣遂師之共野牲者共於遂人遂人之共野
牲者共於牧人六遂何誓戒之有鄭氏泛然無說而以審
爲聽誤矣○王昭禹曰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遂師又共
野牲則贊遂人共牲入于牧人也以遂師登六畜牧其田
野故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鄭康成曰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
王氏詳說曰六遂之地民曰野民牲曰野牲道曰野道役
曰野役職曰野職無適而非野職九職賦九賦大府內府
之所掌其所以入于玉府者特式貢之餘財耳今六遂之
民而以九職九賦得入于玉府者何耶蓋玉府掌玩好之
物成周之制使民各任其所賦若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
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翮
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掌葛以時徵絺綌之

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野職野賦之得入于玉府者其是歟○黃氏曰虞衡本自爲一官府而屬於遂以其有農當授地須職作事通於遂政而遂師徵財征故其當入玉府者由遂師專達其餘則與凡賦入于有司

賓客則巡其道脩庇匹尸反其委積

鄭康成曰巡其道脩行治道路○鄭司農曰庇具也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帝先道野役及窆抱磨音歷共丘籠力董反及厜市軫反卑之役

鄭康成曰幄帝先所以爲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使以幄帝先者太宰也其餘司徒也○王氏曰幕人大喪共帷幕帝綬今此幄帝非幕人所共矣道野役帥以至墓○黃氏曰謂道之居先備緩急用之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賈氏曰天子千八分布方六紼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執紼之人皆卑

負引而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録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丘籠之役窶復土也其器曰籠厜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即輤車以二軸○賈氏曰四輪迫地而行即輤車以二軸貫四輪四輪即說文云無輻曰輤是也行至壙乃說載復載龍輴王氏曰厜車載闉壙之厜者○王昭禹曰遂師則共厜車之役人也

曹氏曰凡取於野之物供朝廷以成禮者勢力號令所驅在後世常有旁科雜擾之患今惟一遂師專之政不出於多門吏不至於並緣而六遂之民亦免於苛征倍役矣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昜氏曰如大司馬狩田之禮陳車徒有司平之

比敘其事而賞罰

賈氏曰比敘者校比次敘其行伍而行賞罰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戚德 校訂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賈氏曰遂大夫各主一遂如鄉大夫各主一鄉但其官皆卑於鄉官命數皆減一等是以遂大夫中大夫一人不使鄉差次至鄰長則是不命之士爲之其鄉之比長則下士○辟平仲曰六鄉之民既環居於國城之內外則公卿大夫實易以從容於其閒先王因勢之便以分其職則爵秩之隆所以加於六遂一等者其理則然非固厚於六鄉彼爲遂之民者既間居於甸稍縣都之中而所謂王子弟之親與夫公卿大夫之尊又皆食邑於其內則其統臨而鎮撫之者蓋亦至矣而遂復設官以從而教治之則爵位之殺所以降於六鄉一等者蓋所重在彼抑豈有薄於六遂者哉

又曰六遂中大夫六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百五十人中士七百五十人下士三千人鄰長不命萬二千五百人○愚案鄰長推爲五家之長其受田與五家等本非有祿以養之餘說見比長

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賈氏曰此與遂師職意同○王昭禹曰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遂大夫不登以遂人登之蓋鄉之官莫尊於鄉大夫遂之官莫尊於遂人○李子嘉曾曰遂師曰登遂大夫曰稽登之於上遂大夫稽之於下遂師登之於上

易氏曰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遂大夫所謂可任者猶是鄉大夫言其可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遂大夫所謂可施舍者亦猶是

以敎稼穡以稽功事

易氏曰黍稌高下種植先後以敎稼穡有如此者田萊之荒治牧畜之登耗以稽功事有如此者○鄭康成曰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爲功業

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易氏曰掌其政令戒禁則制之於未然聽其治訟則決之於已然此雖鄉大夫之所不言然六鄉有井牧之制卒伍之制有貢賦稅斂之事舉此可以見彼○王氏詳說曰遂師遂大夫言政令戒禁無與鄰長於政令又無與

政令而戒禁至於縣正鄙師鄰長里宰則特言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鄭康成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曹氏曰王畿千里之地自六鄉六遂之民總爲十有五萬家其餘地天子使吏治之不統於遂官者是爲公邑公邑之外爲大夫之采邑者是爲家邑家邑之外爲鄉之采地者則爲小都小都之外爲王子弟之采地者則爲大都雖曰家曰都各有不同而實皆采邑也遂大夫今爲邑者則所職不止於六遂併與公邑鄉大夫王子弟之采邑皆治之則所治者廣矣

○易氏曰爲邑之吏有政有事一歲之政歲終必會一歲之事歲終必致吏之勤怠善否皆可於歲終攷之（○曹氏曰致事將以達其所可誅可賞可廢可興之實于朝廷）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

鄭康成曰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易氏曰簡之脩之於正歲之始先期而爲之具也○曹氏曰此亦教邑旺者三歲大比（毗志反）則帥其吏而興旺

鄭康成曰興旺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興猶舉也（劉迎曰興旺不過明有功屬地治而已後世夸廉賢良之舉即興賢能之遺制力田即興旺之遺制豈可比而一之）○黃氏曰鄉之所謂賢者皆以德能者皆以道遂未嘗以此教安得以此興之旺即遂人下劑致之田里安之樂昏擾之也七萬五家幾二萬人必當有桀黠聰慧者於是乎興之○李景齋曰六遂以耕爲主遂大夫所掌要不過教民稼穡之事賓興何與焉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繼以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則教之施於六遂亦可知也田野之中莫非可取之才有遂大夫從而興之固不至老於龕巖深谷之下而不獲進矣（外放以耕爲主前後互見其實一也○曹氏曰賓興之禮既詳見于鄉則遂之興旺安得不同於鄉大夫賓興之初鄉近於內故以教爲主遂遠於郊止柔我髦士求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得非六遂興旺之遺意○曹氏曰教養之本在於井田耕農之中鄉遂之有司所以察其民者固非一端而公論之所稱者固非一日則興於井田者決無虛僞趨競之人於是取而用之其賢而有德者可以儀表於民庶之上觀感而化而風俗厚矣其能而有才者可以圖回於事爲之間綱舉目張而治

績著矣○林楶曰在家鄰有長里有
宰縣有正大比興旺爲此耳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黃氏曰遂大夫專以教稼穡爲職而里宰合耦于耡鄰長
趨其耕耨無非農事者故興旺明其有功者亦惟田功而
已雖然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雖在畎畝不敢廢
也故漢舉孝弟力田有三代遺意屬其地治者謂有黜陟
廢興治地之官當有關絶於是以新興之旺聯屬之興賢
能曰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興旺曰屬其地治者各因其平
日之所服習者而官之故曰興士於庠序興農於畎畝○鄭
康成曰屬德聚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物其餘以職事○王氏曰明
其有功者則察舉其屬蜀人之有功屬蜀其地治者則聯比其地治之職事○曹氏曰
明有功非不及德也其服勤於田畝而有功者即其實德
也屬地治非不及教也其聯屬於地治而無曠者即其實
教也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易氏曰六遂之所稽者功事功事則農事之著於功者也
爲邑者以四達而戒之所以見王政之公通行於天下四
達即所謂四達而不悖爲公邑者四達於邦甸之地爲家
邑者四達於家削之地爲都邑者四達於小都大都之地
四達而戒其功事則民無不趨於事事無不著於功行之
以誅賞廢興則功事之戒無非教矣○黃氏曰四達謂達
之于四疆凡爲邑者皆得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事即
所謂以稽功事者也○鄭康成曰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
治教其民有四事可以上達于王一曰合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劉執中曰
賢達有以補敘化四曰能達有以成政治爲邑之事惟是四者可達于王則受上賞○
鄭鍔曰里鄰縣鄙之吏位卑職微無由自達于上今戒之以勉立辨事以謂遂大夫當
達之遂人遂人達之司徒司徒達之于王彼其小吏勤職于下得以聲名彰徹于上安
得不自勉哉○王氏曰凡國之政令自王達之于大司徒自大司徒達之于
遂人自遂人達之於遂大夫自遂大夫達之于爲邑者此之謂四達
鄭鍔曰有以戒之於其先則視其勤惰以行誅賞廢興誅

賞慶興非遂大夫所得而專亦達于王而已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王氏曰遂官各降鄉一等其官各亦降焉故州謂之長縣與黨同謂之正鄙與族同謂之師

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賈氏曰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等○黃氏曰徵徵斂也

謂之政令徵比比而徵之小司徒井邑丘甸令貢賦稅斂之事是也

鄭鍔曰或徵其賦役或比其衆寡非有政令何以治哉

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音促其稼事而賞罰之

項氏曰頒田里謂一廛百畝之類○賈氏曰分職事者即九職之功事也○鄭鍔曰民事不可緩稼事伊始則趨之使趨時

易氏曰頒田里所以安民也分以職事聽其治獄亦所以安之而已然人情安則狃於故常而不知勉故寫之趨其稼事而賞罰行焉賞罰雖不可詳先王之時入其疆而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而土地荒蕪則有讓賞罰之行於上也耕耨者有秩叙之賜不耕者有祭無盛之恥賞罰之行於下也然急於勸民而作之以不自已則民無不舉之職事○鄭鍔曰民之好逸惡勞古今則一何古之農民不憚作勞丁壯耕而婦女饁後之農辰為先蓋亦為吏者得用賞罰以致勸惰於稼事者吏則有賞彼安得不慕賞以致勤惰於稼事者吏則有罰彼安得不畏罰而自惰觀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語信周家之吏勸民有術矣然考其賞法無所見惟里宰行其秩序之說意其為力田之賞如漢世力田者賜爵一級二級之類若夫不耕之罰則出屋粟是也○本于嘉會曰頒田里分職事處有不得其平於是掌其治訟趨其稼事必有勤惰之分故有賞罰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王氏曰移執事若遂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也○易氏曰衆之所集多寡不等則移民以執事

治其政令所以用之簡之任之也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劉執中曰稽攷其功程會其羣吏所集之事職否而正其
誅賞
黃氏曰亦攷察之如鄉師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
鄭鍔曰教法行於六鄉而六遂無書攷德行道藝之事三
歲興旺何耶鄙師猶鄉之黨正名謂之師非有教法何以
爲師乎
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黃氏曰遂之祭祀見於此所以教敬也鄭以鄉黨祭禁遂
鄙視黨然鄉州祭社野縣不祭社又禁之名不出疑野祭
法略皆不立名或社或禁皆得祭於此豈非里社者歟○

鄭鍔曰鄙師掌其祭祀則祭祀之時亦如黨正教其禮事
明矣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鄭康成曰作民謂起役○易氏曰戒令所以肅衆志軍法
以百家應調發之數故酇長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至
五百家爲一小陣然後鄙師爲之掌其戒令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嫺惡而誅賞
鄭康成曰時四時也○黃氏曰數衆庶稽其在不也嫺惡
其人之善良奇衰也自遂師至鄙師皆行誅賞與鄉不同
鄉之誅賞必告于上○易氏曰周官校登稽比之政皆言
衆寡鄙師獨言衆庶蓋至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
以同禦斯可以言庶矣衆至於庶則有嫺有惡鄙師以時
而數之又從而察之嫺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

興之非有心於賞之也惡謂陌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於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孰謂遂官專於耕而非教耶項氏曰縣正稽功會事審其功也鄙師察其嫩惡審其行也在外則縣正誅賞之在內則鄙師誅賞之蔑有容其姦矣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李嘉會曰鄙管五鄰職衆事夥宜於此會其政而致事於縣正

鄰長每鄰中士一人

各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

鄭康成曰校猶數也○王昭禹曰族師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鄉師統其事鄰長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遂師統其事

王氏詳說曰小司徒與鄉大夫言登立夫家之衆寡至族師則曰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遂師言登夫家之衆寡遂大夫言稽夫家之衆寡至鄰長則曰校登其衆寡曰校登者登之而致其審矣蓋族百家也鄰亦百家也惟百家然後為可校況上自遂大夫縣正鄙師下自里宰鄰長皆不言喪紀之事惟鄰長言喪紀猶六鄉之官上下不言葬埋惟族師言葬埋然則四閭為族使之相葬則四里為鄰亦使之相葬等而上之黨相救州相賙鄉相賓愚以為在鄙在縣在遂理或然也等而下之閭相受比相保愚以為在里在鄰理或然也不然鄰長何以曰掌相糾相受與比長所謂相受相和親者同乎又何以曰徙于他邑則從而受之與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者同乎

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賈氏曰喪紀民之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祭祀謂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鄙師鄰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互見其義○李嘉會曰六遂之民以農爲急喪祭易於曠禮使百家之長治之則職謂而事舉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易氏曰先王寓兵於民而其器亦出於民無事則藏之器無不利蓋至於百家而後兵器始備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族師以旗鼓兵器帥而至鄰長亦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蓋以是帥之以是用之所謂不教而殃民者無有矣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鄭康成曰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李嘉會曰言有司則見其衆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

鄭鍔曰有戒令躬往聽之歸而告戒一鄰爲之長者職當然也○賈氏曰鄰長中士唯承受遂人已下之事不得專聽斷鄭知聽謂受聽而行之

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賈氏曰鄰長彌親民故趨其耕耨并稽攷女功之事○鄭康成曰女功絲枲之事○李嘉會曰男耕女桑俱其職也故鄰長以稽之

鄭鍔曰遂大夫以教稼穡爲職縣正則趨其稼事鄰長里宰則趨其耕耨何也春耕而夏耨皆稼穡之事非縣正只趨耕於春而鄰長只趨耨於夏里宰之兼趨其耕耨也遂之官以勸農爲職則凡稼穡三時之務皆當督之使疾趨時若夫女功之事遂官皆所當稽獨使鄰長稽之豈惟一鄰有女功耶亦互見之義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鄭鍔曰六鄉之長謂之宰至治一里者猶鄉也閭胥亦以宰爲名何耶宰取其能裁制耳一里之衆苟無宰制之能何以治之職之卑者於尊無嫌所以同夫宰之稱○黃氏曰一車七十五人二十五人一人爲甲長謂之甲士即里宰也四丘爲甸三甲七十五人春秋作丘甲蓋一丘二十五人起羨卒矣

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鄭康成曰邑猶里也○鄭鍔曰治一里之政令宜以里爲言乃曰邑者蓋有以五家而稱邑者孔子言十室之邑是也有以四井爲邑者小司徒所言是也有總六遂皆名曰邑者遂大夫言凡爲邑者是也二十五家亦謂之邑蓋邑者聚居之義衆之所聚皆可以通稱也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

鄭鍔曰一里之家相與耦耕宜自配合何待里宰余以爲耦耕之法一耜之廣者五寸二耜爲耦廣深一尺故合二耜則須兩人共發之人有老幼力有强弱爲耦者未必通耕則耕者廢里宰歲時徃即耡室爲合其耦使人人適均斯無廢耕之事耡之爲言助也（○昜氏曰耡非公田也周之井田皆爲畎不易之地一畝三畎一易之地一畝二畎兩易之地一畝一畎畎廣一尺二人各執其耦而共發之合二人之耕則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正合一畎之地於是而合耦則兩兩相助謂以兩家之民而耡兩夫之田十夫百夫亦然）里宰合耦之所教爲治所之名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蓋於此室計之所謂歲時者其季冬歟爲合耦以治稼穡乃趨其耕耨使無失時然有以趨之無以勸之無益也行其秩序所以勸之歟宮伯言行其秩叙說者謂秩者祿廩之常叙者遷進之次此農民耳

所謂秩序者何也余謂此乃力田之賞也漢自高后置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勵天下使之務本文帝又置力田賞負以是知秩叙者爵一級爵二級之數里宰推而行之則庶幾有遷進之漸以激勸之也○賈氏曰或家有一夫二夫共耦若助佐爲之○曹氏曰里宰合耕千畝之法先爲井田均民力之要指耦者謂兩人相助而耕皆取同力相與佐助之義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耕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即合耦之意也然合耕非止一井而已蓋合百家之衆共耕十千畝之田詩人所謂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言使民均其耕耦之力共其刈穫之利自東作西成少長相從平秩有序雖貴東滯穗亦得以惠及鰥寡孤獨之民○黃氏曰鄉長無等故行其秩使有祿所謂祿足以代其耕是也蓋時時給之皆所也不相仰屬故以其才等行其序有序則有秩秩序定則有後有先有帥有從有司政令皆可應也周禮凡其體敵不能相帥屬者則皆秩叙宮伯月終均秩歲終均叙鄉帥邦事作秩叙是也

總論

李景齊曰周家以農事開國誠知夫熟耕凍耘霑體塗足人所甚勞激昂振勵不可不極其至故教稼穡則有遂人巡稼穡則有遂師以簡稼器脩稼政則有遂大夫既教之又巡之稼器稼政又無不曲致其意則民宜不敢不勉矣猶未也至於合耦而耡與夫耕耨鄭長里宰復有以盡其職縣正之官又有以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以旌其勤而恥其不勉者則知先王設官以爲農者如此其詳而官與民日周旋乎穫稺發耒耜之中其情可爲無間所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之風亦可想矣後世以勸農爲職者足不至田畝口不問菽麥常率一遊要不過具文而已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易氏曰前言治其政令里宰之所以聽乎上蓋邑之衆寡與夫六畜兵器之政令可得而治焉若財賦之事則遂人甸皆里宰所掌故政令必待有司之已令之遂師又從而征之非里宰所專所以必待有司之政令又見先王取民之有制也○賈氏曰此言待有司徵斂者謂縣師旅師○鄭鍔曰所謂有司者其遂人敛

鄰長五家則一人
掌相糾相受

賈氏曰使五家各相糾察○王昭禹曰相糾則爲其有皐奇衺相及故也宅舍有故又相容受也○王昭禹曰比長言相及則鄰亦相及矣鄰長言相和親而此言相賛者相糾則比亦相賛也比相和親則鄰亦相和親矣

曹氏曰相糾相受乃使五家之鄰長得以專之蓋比屋而居五家之勢爲至近朝夕出處五家之情爲易知其間純實而朴厚與懷姦而飾詐者皆不逃於目睫之頃以之相糾可使有所警而不爲非以之相受可使有所勸而必爲善變化其氣質潛消其邪心所謂舉賢興旺皆由此乎基之不然民散處於遂者其善惡豈一人所能盡究哉○李嘉會

曰六鄉之民居近郊近則易親比長以和親言六遂之民散居田野則遠此曰相糾而不及和親

凡邑中之政相賛

劉執中曰邑中之政謂里宰也

鄭鍔曰不獨治其一邑之政彼有政焉此其助之此有政焉彼亦我賛則鄰里相通短長相補庶無一政之或闕○易氏曰相賛則左右前後相與利而道之有貢賦稅斂焉五家相與賛其財有師田行役焉五家相與賛其力此上之政令所以爲易供也五家如此先王之政推而達之天下矣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鄭康成曰從猶隨也授猶付也○鄭鍔曰卒伍之法起於五家之鄰一鄰徙則一伍廢鄰不可徙徙必有故○黄氏曰徙不惟不便土中下地人多寡絀相遠則不容不徙徙于他邑則隨而付之明其人自官而徙非私遷也與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同然比言國中及郊此言他邑者遂中地廣以下劑致旺詎可容之遠徙

耶徙于旁邑或可也所謂邑者殆指里宰之里中爲邑○曹氏曰新遷之地始至之情或扞格未平又使鄰長躬至其所而授之使相信而有所據相敬而無所疑然後徙居者所至如歸

王氏詳說曰比長言徙于他而鄰長言徙于他邑蓋六鄉無邑公邑采邑皆在六遂比長言爲之旌節鄰長不言鄰長之於六遂既非國中及郊所以徙而授之無旌節以行之

總論里宰鄰長

曹氏曰縣正而下如鄙師鄰長雖各有職掌大抵皆趨耕稼稽民數謹征役治喪祭戒令誅賞徙徙略同惟耦耕徙居最爲重事乃不列於縣鄙之官獨見於二十五家之里宰五家之鄰長者蓋鄰長雖微能糾察其善惡使民無遁情里宰雖微能協此耕耦使民有餘力等而上之有百家之酇長五百家之鄙師又有二千五百家之縣正次第而考覈之申明而勸勉之六遂之內宜皆良民而無惰農之也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鍔曰旅猶處也然孔子於易則曰旅不處也惟其不處是以名旅○易氏曰旅如羈旅商旅之類皆託宿于外未安其居新旧亦然故以旅名○孫氏曰先王之民入有保受出有節傳豈容浮游旅寄於四方今民以羈旅爲名官以新旧爲職豈非自狹徙寬之人當勞來安集之乎

易氏曰或謂旅師之新旧繼於鄰長之後即民之徙于他邑而爲之授者然他邑居亦六遂之邑乃遂人以下劑致旧之法非旅師以質劑致民之法觀旅師一職言平頒興積以至使無征役始末皆幽荒補助之政大司徒之荒政

十有二不言移民之事若食不能人二酺有非荒政所能聚者然後廩人爲之移民就穀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或受廛爲旷則謂之新旷此此所以有旅師之法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鄭康成曰野謂遠郊之外○鄭鍔曰康成謂耡粟者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夫民既相助作何名又出稅粟恐無此理耡粟者合耦于耡而不趨合耦之令者罰使出粟○劉執中曰耡粟爲有五畝之宅不耡而樹藝之乃出不毛之粟屋粟者有田不耕載師所罰之粟即鄭說○張氏曰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楊謹仲曰鄭以屋粟不常有旅師果何如掌哉鄉遂公邑皆爲溝洫三等采地乃爲井田則是常既之田有九一而助者則公田也有用什一之法而使自賦者則無公田者也有公田則所聚之粟謂之助粟乃八家助耕之所收無公田者所聚之粟則謂之屋粟乃三家共其所稅之粟而輸之以其三三相保其稅

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楊謹仲曰其閒民無職事者乃不受田之餘夫則常有之矣所賦之粟乃其常也○易氏曰閒粟即甸地閒田所出之粟○曹氏曰此三等之粟在農民常賦之外旅師之所專掌

愚案鄭氏改而爲若最無義王氏連上讀之爲是

王氏曰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者聚此三粟而用以頒以施以散

鄭康成曰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王昭禹曰載師以時徵其賦則耡粟屋粟閒粟皆在焉閭師以時徵其野之賦貢亦耡粟之類耳旅師於無事則徵焉聚而用之而已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

孫氏曰遂人以下劑致旷旅師以質劑致民皆別爲籍以稽之○項氏曰以治地之約契案民數而致之則其頒之也平且無所肆欺也（王昭禹曰立見謂之質立約謂之劑以此致民防僞目也）○黃氏曰平頒之不興發也鄭康成曰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

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陳君舉曰此乃須其積平其興謂須我所積以平其價之興也寻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平其興正是旅師之義

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鄭康成曰以賙衣食曰惠○王氏曰施其惠必若民有鰥寡不責其償○鄭鍔曰遺人掌邦之委積待羈旅矣此旅師又聚三等之粟以施惠野鄙之委積待羈旅何耶遺人與旅師施惠則同其所用則異王制言自諸侯來徒家期不從政比長有徙于國中及郊之文又有徙于他為之旌節而行之之文然則旅師所施惠者皆為新昏之羈旅於野而未有所授之地也與遺人之待羈旅不同何以知之名官曰旅而言凡新昏之治皆聽之則知之也

鄭康成曰以作事業曰利○王氏曰養之以利本業者又散之○鄭鍔曰散利則有時而收之

易氏曰行之以王命則謂之施惠行之以有司之常法則謂之散利無多寡不均之患故謂之均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民也○曹氏曰慮其名籍之不定則為質劑以致之慮其物價之興踴則須此積粟以平之賙其囏阨則施之以實惠助其資本則散之以實利其曰政令之均蓋均是數者無一夫不遂其所欲耳

總論

陳及之曰周家之為民慮至矣歲有凶荒則有補助之政旅師實掌其事平其所興徵者須其所積聚者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蓋無有偏黨不均之患矣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民而大司徒十有二教之所謂散利也鄭氏乃以均其政令為使之出息夫豈

有補助之政而俾之出息乎介甫青苗之法遂取以爲證又以平頒爲不問其所欲否而槩與之殊不知旅師之法特救荒政耳意在救民苟樂歲粒米狼戾則民自有餘何至貸於官府哉青苗之法每歲再行取二分之息意謂貸者必窮民否則大姦猾而富民及姦猾則未必能出息故爲無問其所欲否而槩與之說則富足之家亦强使貸矣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易氏曰春頒者平頒其興積秋斂者聚野之耡粟屋粟而用之蓋凶荒之歲秋雖不熟尚有餘積或可移用及春作之始苟非上之人爲之補助則將有救死不贍之患此先王所以專立春頒之法漢之春和議賑貸正與同意

旅師鄭氏云每歲如振貸非也正是專俵新耔之法民有以濟其乏而斂之以秋則粒米狼戾之時不至於設殘而傷農

曹氏曰其聚之也不離於常賦其用之也亦不施於常農惟新耔得用之

孫氏曰先王之恤囏阨養老幼有子之而不復取惟新耔則春時所頒秋時必斂亦以新耔之轉徙不一苟予而不取既非可繼之道又長游惰之習必定爲斂散之法然後可持久不替人情亦將自勉乎職業不徒仰食于官府矣

凡新耔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

鄭康成曰新耔新徙來者也○賈氏曰即上徙於他者治謂有所求乞執中曰給其糧食頒其田宅勞來而安集之皆所以聽其治使無征役復之也○黃氏曰等復除之等鄭謂以其人之多寡授上中下地非也授地之法常法也遂人已見此言使無征役則爲復除之等明矣

易氏曰或謂新耔之治與遂人下劑致耔之說同是不然遂人致耔以下地而此之授地則以媺惡爲之等不止乎下地也鄭氏以下劑爲家取二人而此則使人之無征役

併與二人亦不役也是知遂人乃致昏之常法旅師乃以
荒補助之法使無征役非盡使之無也王制曰自諸侯來
徙家暮不從政則從於遂者亦可知要必限以歲月之期
然後以地之嫩惡爲之等嫩謂不易之上地惡謂再易之
下地以三地爲輕重之等至期則征役行之
孫氏曰新甿雖無征役久之亦不能免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薛平仲曰六鄉之法則曰國中以及郊六遂之法則凡曰
爲邑者蓋國以容六鄉邑以容六遂甸稍縣都皆其邑之
所積則稍人之職得不繼於遂官之後乎○鄭康成曰主
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
大都自稍以出○黃氏曰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甸稍一
法舉稍以包甸都鄙鄉法不爲丘乘之制其餘則野法而

曰掌令丘乘之政令蓋不爲丘乘者非其所當令也

掌令丘乘之政令

薛平仲曰前乎縣師之作衆庶既以其係於公邑者而總
之矣此言稍人之令丘乘則以其出於公邑者而征之矣
蓋遂地車賦之正法也○易氏曰丘乘軍制之始也○曹氏曰自有丘之馬而車乘之數以之始自四丘之四馬而車乘之數以之定由此推之千乘百乘千乘萬乘而大備故曰丘乘世之言軍制者曰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鄉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爲千乘王畿十倍其數則七十五萬人爲萬乘是毎乘當用七十五人今以丘乘推之四丘爲甸甸之爲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爲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以五百七十六夫而使之共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軍制亦止於用七十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爲正卒此徒役之大數甸出革車

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陳及之曰備之多以存武備調之少以優民力是知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者非盡發此六鄉之人合諸乘之丘共爲一軍也或曰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即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今合諸乘共爲一軍而亦有伍兩卒旅師軍者何也曰居鄉則萬兵之制出軍則部伍之數古者軍國異容不明言之六遂之間既以伍兩卒旅師軍爲萬二千五百人之聯及其用也亦以諸乘萬二千五百人而統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使其戰陣行列之際無異乎平時統率之義此丘乘之制政令於是乎出○王氏曰丘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馬所掌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耳丘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

金子重

丘地也所謂徒役輦輦屬車則乘賦也其作而帥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司徒則所謂令丘乘之政令也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瀕作其同徒輦輦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王氏詳說曰縣既受法于司馬師所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稍人所掌丘乘之政令是縣師之掌遍於王畿之間稍人之掌止於三等之采地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又從而受司馬之法於縣師以見小大之相維也○黃氏曰數發之令司馬下之縣師縣師下之甸縣都復以其法授稍人據其法以作其衆庶而帥之稍人下士得士興作事而爲之帥其意密矣以聽於司馬聽其分隸縣師鄉官稍人甸官其作事縣師受法于司馬聽其分隸縣師中外相應

鄭鍔曰先儒謂同徒者司馬所調之同余以謂一甸增二里二里乃爲一成積至於百里乃爲一同出車千乘至於一同則人徒車輦可足用故謂之同徒非司馬所調之同

○林氏曰鄭氏謂司馬所調之同蓋同則丘地以其地之所聚謂之丘以賦役之同謂之同○易氏曰以其同井而耕同里而居帥而爲役謂之同矣○曹氏曰古者不輕用民之力固曰一歲之役不過三日而更代則忽去忽來無少紛然擾民是以皆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大小而言合必有抽摘調發之宜必有更休番戍之道故先爲聯法以爲出處之使使凡出征者有居外之勢而其聯則留以代其更役之事凡出而有事一乘之卒皆平昔之相保相受者是之謂同徒其書戰則目相視夜戰則聲相聞行以車爲衛止以車爲營各致死力以相應援莫敢任意以驅馳此車戰之良法

大喪帥塾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鄭康成曰塾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賈氏曰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塾車之事司徒地官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黃氏曰此掌上以縣師之法作之

稍人帥而聽於司徒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委人主斂野賦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亦與徵斂之官連類在此○項氏曰路室有委畜聚之小者○王氏詳說曰多曰積少曰委積則及於牢米薪芻委則止於薪芻地官有遺人又有委人取其予之之義則名官曰遺取其聚之之義則名官曰委言遺則可以兼委積言委則積有所不足故遺人言郷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皆以委積爲言委人言祭祀賓客喪紀則特曰薪芻與夫木材至於言軍旅則又曰共其委積薪芻者謂軍旅委積之薪芻非委積也

薛平仲曰薪芻之所聚曰委蓋地利之至末也視稍人之丘乘其輕重有間矣然稍人以下士爲之而委人之官既畀以中士又輔以下士何其於至微且末者顧重其職哉蓋丘乘之當共稍人令之足矣所謂薪芻者其責之於民則常病於細而用之於上則不勝其廣先王必以中士掌

之于以示地利之在所愛惜也此斯民野賦之共冒不以細而不堪命歟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鄭康成曰野謂遠郊以外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

王昭禹曰薪以給外內饔爨烹之用芻以給馬牛之用委人掌斂之旬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鄭康成曰凡疏材草木有實者○王昭禹曰疏材臣妾之所聚木材虞衡之所作凡言疏材木材則其材非一色○鄭鍔曰九職任萬民使臣妾聚斂疏材今乃設一官以斂之何也此乃委積之所須者所待爲至廣則所積宜至多矣非九職任民之比故專設一官以聚之凡聚畜之物瓜瓠葵芋薥冬之具也○王昭禹曰言凡聚畜之物非

愚案薪芻疏材木材畜聚之物皆在地賦外委人於斂野賦之下而兼掌之則所賦之內必有可以通融者不然其斂於民虐矣

以稍聚待賓客以旬聚待羈旅

鄭康成曰聚凡畜聚之物○王氏曰稍聚者所聚稍給之物旬聚者所聚旬賦之物○劉執中曰稍聚去王城三百里賓客有時故以待之旬聚去王城二百里而羈旅無時故以待之○項氏曰稍廣故以其所聚待賓客可以備禮○黃氏曰遺人野鄙之患○項氏曰旬小於稍故待羈旅過客其用微

鄭鍔曰遺人以野鄙之委積待羈旅蓋遺人之待者米粟之待而委人之待薪芻木材疏材而已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鄭康成曰余當爲餘聲之誤餘謂縣都畜聚之物○賈氏

曰上已云甸稍此餘聚是縣都中畜聚之物○王氏曰余聚者所聚經用之餘物須則用財之餘事故以余聚待之○項氏曰其餘則待往來之須賜○李嘉會曰須賜有在賓客有在軍旅有在出疆之使既以委人餘聚待之至遺人不以須賜立額蓋遺人施惠以下皆非常用故須賜不可得兼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圃財用

鄭康成曰式法故事之多少○易氏曰薪芻疏材木材之類實祭祀賓客喪紀軍旅之切於用者物雖至微無非大宰之式法

鄭康成曰薪蒸給炊及燎廬廬者○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賈氏曰掌次云大次小次及幕並須木材故以給張事

鄭鍔曰賓客共芻薪軍旅言共其委積薪芻者蓋軍旅之所共不一此特共其委積之薪芻爾○賈氏曰疏材是百草根實可以助禾粟以供馬牛

鄭康成曰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賈氏曰委積之中有之鄉之廬宿委積薪芻自六鄉共薪芻在野故曰野委其六鄉共之兵器承野委之下明與野委同為賓客所用故知是守衛賓客陳兵之器○鄭鍔曰共其野委則又併與守野委之兵器而共之野委不守則敵人鈔略以乏軍須必為之防可也

鄭康成曰野圃之財用者苑圃藩籬之材○賈氏曰苑圃藩羅以遮禽獸○王昭禹曰野圃財用以備賚給○曹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車徒皆止止則必宿而宿必有路室之委是謂野委豈可無兵器以助其守衛乎路室必有藩籬之固是謂野圃又豈可無財用以助其防閑乎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賈氏曰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謂之軍旅之賓客○黃氏曰凡會師者不入關故軍旅賓客館於此使委人館之者就薪芻也

鄭康成曰館舍也○曹氏曰國事莫重於兵則委人之積備者亦莫詳於兵軍旅之賓客於是可以即安於館焉

總論

曹氏曰薪芻材木皆麤麤惡而瑣細者取之於野而斂不及於民聚之於臣妾而力不妨於農備之於素暇而憂不形於倉猝儲蓄有餘給使無乏取者不病於求之難與者常見其供之易故賓至如歸師行宿飽脫有號召有會同則上作下應求得欲從人無不辦矣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今○賈氏曰此所以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賈氏曰均平土地之事

薛平仲曰自稍人之令丘乘則民知國事之當力委人之斂薪芻則民知野賦之當備然使均齊之政不行則民將以厲已爲怨孰知聽命之爲義是則土均所由設也○王氏詳說曰均人所掌非止於土政之政有力政存焉土均所掌則止於土而已故均人云力政土均則曰地貢○薛平仲曰鄉有均人以均力政於鄉遂有土均云地職土均則曰地事均人役蓋鄉之環於王城者役爲重固力政之所當審遂之刻於田野者耕爲重尤地政所當審此其職之所由分○朱子嘉會曰均人所急在力政故用中士而事簡土均所掌者廣故用上士而官衆

掌平土地之政

王氏曰均人無所不均故曰均地政土均雖有及乎地征然以土爲主未及乎均人故言平土地之政○鄭康成曰政讀爲征所平之稅○賈氏曰下文云以和邦國都鄙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鄉遂公邑征稅則均人平之

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易氏曰此即閭師任民之職而均之也自農圃至藪牧皆謂之地守○曹氏曰鄉遂井田地域溝封之守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地事○曹氏曰凡有事於地如治山林川澤掌固司險之守皆是也溝洫設涂木之類皆是也自九穀草木鳥獸至山澤之材皆謂之地貢均之則高下嫩惡重輕適其平

黃氏曰均地貢自甸始推而行之於天下然其本必起於均地政地政均則地事地守皆可均蓋與均人一法均人所以不均地貢者國中九貢閭中之法無不均矣○王氏曰事有事必有職均人均地職而不均地事土均均地事不均地職均人均力政不均地貢土均均地貢不均力征者互見也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曹氏曰先王雖有均平天下之政不至於和未免一於任法則前日均平之政將以齊民反以戾民政令刑禁施舍皆朝廷已定之法也法可守也而其間法之所不能盡者得無猶有未便於人情乎猶有未盡於地力乎猶有未宜於風俗乎是必察夫土地纖悉之異宜者而平之凡禮文之異同見於古先之已行者不必遽易沿襲之積久見於習俗之便安者不必輒變凡施之於喪紀祭祀者皆不敢盡決於朝廷之法更以地之媺惡爲其厚薄輕重之節而後可以使人各適其適斯其所謂和也○項氏曰和之如何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政令之緩急刑禁之寬猛施舍之宜否禮俗之因革喪祭之豐約宜者令之不宜

者禁之使之適於和而已和則中節之謂也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黃氏曰爲之輕重之法使無偏廢難行之節所謂和也必本於地之媺惡蓋其禮豈儉厚薄皆於此乎可見刑禁亦必有以和之則一切之法以律天下宜其所難行矣掌其政令蓋已和而著爲禁令也

總論

呂氏曰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土地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井牧其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爲之防然一鄉之間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緣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已自平

伯華

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均之職其位正可以入出阡陌周旋井里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惟是土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其地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媺惡其媺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王者所頒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其他細微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媺惡爲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且如大司徒施十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

就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草除草也○易氏曰掌土化之法而名官以草人者草乃所以爲化也

薛平仲曰均一之政既行則斯民之從事於耕稼者是雖有地利之難致且將爲之致力所謂土化之法下地之稼孰不各興其事而使地之無遺利哉此固草人稱人列於土均之後也

掌土化之瀘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王昭禹曰移瘠而肥移惡而美夫是之謂土化土化者因形移易之也○劉執中曰既相其地高下之宜種之九穀又取九獸之糞以化其土然後種之非特用其糞以令其和其糞則地有可化之理故月令季夏民薙草而灰之以和其糞則地有可化之理故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若欲化也則以水火變之今之農民莫不如是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音低)用羊墳(符粉反)壤用麋(音眉)渴(其列反)澤用鹿鹹(音咸)潟(音昔)用貆(呼九反)勃壤用狐埴(時力反)壚(音盧)用豕黴黧(音檻)用蕡(扶云反)用犬

項氏曰夫土不能皆美以形質則有肥磽以地利則有厚薄於此必致人功焉化薄而厚化磽而肥非糞種不可然地各有宜故草人物色其地宜相而爲之糞種糞種者積壅穢以培瘠之今南方田皆然鄭司農以爲以獸骨汁漬其種失矣○鄭鍔曰地之色有騂赤而性剛者有既赤而又爲綠緹之色者(○項氏曰一染謂之綠)有墳起而又壤解之者(○鄭氏曰墳壤爾雅也○胡氏曰無塊曰壤其性和緩特起曰墳其性高燥)有舊爲澤而今則渴竭者有本鹹苦而又潟鹵者有勃壤則粉解而粘者有埴壚則粘踈而不墳

者○胡氏曰上結曰埴其性膠固甲下曰壚其性次墝有疆瘠則堅强而不和柔者有輕墽則輕脆而不厚重者凡此九等物其色知其性將以化之則隨其所宜或用牛或用羊或用麋鹿或用豝狐或用豕犬或用麻黃者○易氏曰人物皆以糞化草此則獨以草化之耳○王氏曰糞糞之糞皆可以變惡而美易瘠而肥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薛平仲曰以三農生九穀言之則九穀之種皆民職之當事何獨於稻人而命官哉蓋下地之卑水之所鍾水之勢不達則稻之利不興徐導其壅溢之勢以致其稼穡之利夫蓋有難爲功者矣是又稻人之所特設必以上士居之掌稼下地

易氏曰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皆有所宜之穀惟稻一種獨宜於荆揚蓋荆揚二州厥土惟塗泥乃沮洳下濕之地故言其穀宜稻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李嘉會曰稼下地必先治水而後治草者蓋草生則地不見草死則地益肥積之數次其上益高其根益密而積壅於水面乃可種焉此稼澤之法

以豬畜牧救反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

易氏曰稻稼下地宜於水而已然水所以養稼亦所以害稼使水之往來不窮而下地無旱潦之憂亦恃吾之所以治水者有其道耳○鄭鍔曰地之下者水之所聚當先爲豬以畜水左傳云規偃豬禹貢云彭蠡既豬謂畜水使不流○王氏曰待旱也水內有所豬而外焉無防以止水之來無益也故又當爲防以止之○王氏曰待水也將以動蕩餘水使之行則爲廣深四尺之溝○項氏曰稻宜下地民之食爲多乘稬宜高小旱不足患故專設下地之官豬畜之以防旱止之必有以行之故蕩之於溝將均受其平地之水則爲廣深二尺之遂○項氏曰行之必有所歸故均之以遂之田首小溝○王昭禹

曰遂傳受諸豬而亂之者也○將以棄水而去之則爲小列而舍○項鄭康成曰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將去則謂之列○賈氏曰先鄭以舍爲舍上去氏曰由遂而入田之畦畎則謂之列又澮是寫去水則此舍爲止水於其中將使水去之之舍後鄭爲止舍之舍下文澮是寫去水則此舍爲止水於其中將使水去之速則爲廣二尋深二仞之澮以寫之使歸於川○項氏曰水於必有以去之故寫之以澮澮田尾大溝云水者也○王昭禹曰澮者通諸溝而受之川也○黃氏曰水政蓄泄掌在稻人則以稻之所急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王昭禹曰毀草爲芟○鄭康成曰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黃氏曰草芟着土則復生故以涉揚之草死田肥故曰作田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萊之

鄭康成曰殄絕也○鄭司農曰春秋傳曰芟夷薀崇之○鄭鍔曰稼於下地以去水爲先若夫稼澤則法又不同澤者草之所生所以去草爲先盛夏水熱芟之以水殄之草不生則地可稼○王

氏曰夏以水殄草則以夏水如湯利以殺草也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賈氏曰水鍾白澤有水及鹹鹵皆不生草即不得芒種故云草所生○李嘉會曰澤地草易生而害其種種以芒練草或生爲則不至以害其種之茂○易氏曰芒種稻之有芒者

旱暵共其雩斂

項氏曰旱暵則共雩祭之所斂以稻所急水者也

愚案雩祭所斂必是下地所產旱濕之物須稻人以共喪紀共其葦事

鄭康成曰葦以圍壙禦濕之物○賈氏曰言禦水之物則在棺下用之○王氏曰喪紀共其葦事葦生下地故也○曹氏曰澤宜於芒則有芒種之種旱急於雨則有雩祭之斂澤宜於葦則有喪紀之供古人於下地無一而有棄物矣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遂自草人稻人之官設而治地之事畢矣土訓之地圖誦訓之方志凡其載九州之所有土物之所生風氣之所宜於是乎爲王訓之以廣其見聞然後制其賦而各因其有施其教而不易其俗其所關蓋甚大也雖然二官皆以訓爲名明辨而啓迪之開陳而敷宣之之謂也山川土田之宜風俗美惡之尚古今封域之所更歷代聖賢之所迹彼其岸谷高深之異變封壤離合之異勢先後之相禪盛衰之相代其必有故矣訓之以圖而事有可鑒訓之以志而事有可稽則一人之所以奄方輿攬圖籍於民上者其將兢業於此乎○曹氏曰土訓誦訓皆以訓名官則其開廣王心啓沃君德其所關至不少也況當天子省方之時二官夾王車以從行于以備顧問進諷諫覽今而

思古即舊見而訂新聞涉歷愈深觀省愈的天下之利宇愈審斯其爲訓也豈尋常誦說之謂乎

易氏曰此二官爲王巡守設也且地圖掌於司徒方志掌於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今土訓總言天下之地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以詔觀事之嫩惡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四方雖萬乘之尊儀衛嚴備無不順適其所欲至於五方異氣寒燠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苟不爲之精察其利害嫩惡則非所以愛君之道故土訓於詔地事之後爲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者此以膳羞奉養爲主也誦訓於詔觀事之後爲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者此以安居處爲主也二者既詔其慝則能精察其利害嫩惡然後照夫庶人得以別其品掌次掌舍得以辨其宜二官實皆相之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鄭康成曰道訊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

王昭禹曰其地異宜其民異數其穀異種王將制其職貢巡其封域而物之有無事之利害莫不知之則土訓道地圖詔地事與有大焉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劉執中曰慝惡也惡風惡氣惡木惡獸惡山惡路惡川皆爲地慝而辨其所產之物有害於人者以豫詔於王○鄭康成曰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林氏曰上有所求所共易致宜於青者不宜於揚宜於豫者不宜於兗則土訓之詔地求可知各以其所有則下之

鄭鍔曰道地圖以詔地事則以地形告使知地事之所宜

道地慝以辨地物則以地氣告使知地物之有毒原其生以詔地求則以地利告使知地物之所產○曹氏曰凡地慝地物地求三者皆於訓說之間而數陳之則利害知所避就取予知所防閑

王巡守則夾王車

鄭康成曰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

愚案必使土訓夾王於巡守之時以其知四方土地之利害歟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爲久時事○林氏曰土訓之所訓者土地之圖誦訓之所訓者方志之書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鄭鍔曰方志如宋有宋志鄭有鄭志一方之志載其一方

之事則凡一方之可觀者具載於書道其方志則王有游
如少昊之墟如大庭之庫如殷之二陵相之帝丘之類王
可問而知
劉執中曰四方地里山川人物皆有其書以志之掌誦其
書訓其義從王有所觀瞻而未知本末者則以其志誦訓
以詔之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項氏曰方慝其方言語動作所惡者以詔人君辟忌而勿
言之勿爲之恐惑人瞻聽且不苟於言行也詔之者如是
則地俗皆可知矣或曰方慝五方之氣能使邪以病人者
詔其起居飲食毋犯其所忌也然此說近於土事非方志
也
陸氏曰李巡曰宄信也徐舒也揚彰也荆强也豫舒也雍

壅也壅近也謂西河之間情性相近其論方俗之情性大槩如此蓋民生
天地之間剛柔緩急係水土謂之風好惡趨舍隨君之情
欲謂之俗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崆峒
之人武秦人尚氣力先獵射燕人少思慮多輕薄此皆風
使之然也吳楚之信巫重祀鄭衛之亟會流淫魏之少恩
生分周之高富下仕韓之椎剽燕之輕急齊之僞詐不情
吳越之好劒輕死豳貴正信而尚禮器魯重廉恥而尚禮
義宋多君子而多稼凡此皆俗使之然也地高者宜黍稷
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
皮先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施政山者不使居
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鱉爲禮居澤者不以
鹿豕爲禮辟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不以牛然
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無偏弊之患此大司徒土

均載師土万土訓誦訓所以有功於天下也○曹氏曰凡方慝辟忌地俗三者皆於訓說之間而敷陳之則醇厚之風可回而奇衺之俗可易

王巡守則夾王車

王昭禹曰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王嘗聞之矣巡守夾王車備王或質所聞王且見而知之矣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山林皆土地之事故在此

愚案大者曰虞澤虞皆中士小者曰衡故林衡川衡皆下士然大山大澤大藪徒八十人小者皆徒二十人此等皆山澤之民有斬伐之事則共其役事已則還受職於山澤何嘗有厚祿以養之王氏以山川林麓澤藪所出之富足以祿此徒非也

薛平仲曰山澤天地之藏財用之淵國家之所資者厚民生之所賴者衆如使括而歸之於上適以開斯民競利之心縱而委之於下重以啓斯民忘本之念是以先王爲之衡焉以權衡之以平其虞焉以虞度之以嚴其法也爲之衡焉以權衡之以平其政也民知利之爲可貪而不知利之爲可餌則土物愛而厭心臧教化之端孰切於此

陳及之曰周禮有須田法而山澤未嘗須之民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乃有虞衡以作山澤之材則知畿內山澤皆官物也特置虞衡之官以掌之分山林川澤爲上中下三等而設官有多少之異卻令山澤之農以時入山林川澤入山林者供薪蒸木材入川澤者共川澤之鳧以當邦賦然

則周制何以不須之民而乃設官以掌之民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趨末者衆矣今也設官以掌使旁近之民以時而入又俾各供所有以當邦賦則上之政令有制而下之取有節

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賈氏曰案下文林自有衡官掌之彼是竹木生平地者此是山内之林也○易氏曰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以林衡受法于山虞也所守之厲禁○林氏曰爲之厲則別其地以爲之限爲之守則命其人以爲之守爲之禁則設其法以爲之禁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禮則貪殘之民不得以暴天物矣

李景齊曰利之出於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之而周禮皆有禁焉何也蓋利之所在人所競趨官不爲之守禁則紛爭力奪何時而已雖山林川澤各置虞衡之官而有以示其禁焉則兼并者不得逞而其利可以均及於民矣○王昭禹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蓋商之末世猶必年也以荒政拯之而已成王周公之時苟不禁之謂之無政矣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鄭康成曰陽木在山南者陰木在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曹氏曰日之所在木必堅刃可用故仲冬仲夏之斬木爲材者必相其山之南北

王氏曰考工記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蔽所謂陽木則稹理而堅者也所謂陰木則疏理而柔者也疏理而柔宜以火養則斬以仲夏使盛陽暴之與火養同意陰木知此則陽木斬以仲冬宜矣○王昭禹曰斬陽木必以仲冬以水之盛氣養其堅則齊諸其陰也斬陰木必以仲夏以火之盛氣養其柔以齊諸其陽也如此則堅者不失倔强柔者不失於弱矣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賈氏曰服謂牝服即車平較皆有鑿孔以軫子貫之所以謂之牝服耜謂耒耜隨曲長六尺六寸車人所造二者皆須堅刃故斬季材少木爲之（王氏曰季標枝也蓋因其材而採焉）冬仲夏之時（王昭禹曰夫財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故以仲冬斬陽木以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因天時以養材因天材以養良工之巧行焉）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鄭康成曰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王昭禹曰草木零落斬木之時使終是時而斬之則將苟取於盡物故令之以時又期之以日有期日則節其時）凡邦工入山林而揙材不禁

曹氏曰邦工朝廷之梓匠（鄭康成曰揙猶擇也）賈氏曰上文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堅刃之極時但國家須材不在冬夏故此邦工入山林不禁又不言時節須即取足之故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賈氏曰上文據國家使工擇木故非冬夏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林春秋斬木不入禁斬四野之木可也雖斬四野未至於三月亦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伐桑柘（曹氏曰揙材雖不禁而春秋之不可斬材則自有禁也）

凡竊木者有刑罰

鄭康成曰竊盜也（劉執中曰謂厲禁之內）王昭禹曰竊木者有刑罰然後厲守禁令莫敢犯焉（曹氏曰天之生物有然無制暴殄天物則童山竭澤何所不至刑罰之施至是不得不行）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

鄭康成曰爲主主辨護之（賈氏曰辨護者謂供時用相禮儀）除治道路場壇（王氏曰脩脩祭事除除地爲壇）王氏曰蹕止人犯其祭虞主山林掌其政令且爲之厲禁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如志反

焉

鄭康成曰萊除其草萊○賈氏曰謂於防南擬敎戰之處芟去草萊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步數雖未聞廣狹可容六軍三軍而居一偏○或曰舊使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竄爲獸之害人者消則虞人因田獵而萊山澤者亦以除民之害故也弊田田止也山虞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若軍吏是鄉大夫則杠長五仞今山虞雖有熊虎爲旗仞數則短宜三仞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知獲數也○賈氏曰禮緯注數則短也○賈氏曰以聽鄉任左故皆取左耳也

易氏曰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則聯於大司馬之職弊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禽注于虞中是已致禽而珥珥如小子珥于社稷之類田畢而祭也鄭氏謂珥當爲衈衈取其左耳以効功故曰衈蓋取字之偏旁以爲左耳其說未爲不善如肆師小子羊人言祈珥鄭氏亦曰珥當爲衈衈羽牲曰衈且引雜記之言成廟則釁之與此効功之言不同人取左耳爲毛牲謂羽牲曰衈之文自相背馳況大司馬言致禽以祀祊致禽饁獸于郊皆行祭禮於致禽之後不應致禽之後方取左耳以効功劉執中釋肆師之職曰珥當爲弭字之誤也弭謂小祝之弭兵災蓋田獵所以訓兵弭兵戒正田獵之事肆師於狩之日泣卜來歲之戒亦弭兵戒之意義見肆師祈珥說

曹氏曰祭祀田獵凡有關於山林者皆使山虞掌之既身爲之主以示神之所依又脩除且蹕以肅其壇墠之所既萊其田以開其可陣之地又植旗弭禽以示其田獵之當止一則以敬鬼神之森列凡一木斬伐不敢分幽明爲異觀一則以蒐獵爲不得已故於驅馳逐利之際不敢使衆欲無所限節先王於林木一物其謹重如此非仁矣乎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鄭康成曰衡平也（曹氏曰官以衡名惟欲其權平耳有所偏重則非平矣）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賈氏曰山虞尊使中士爲官首下士爲之佐林衡卑故下士爲官首胥徒多於山虞者以林麓在平地盜竊材木者多故須巡行者衆（劉執中曰胥徒增多於山虞者麓在山下養材爲多共國者衆則用之者倍去民爲近則其守爲勞）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項氏曰山虞掌其政令衡巡察之而已（王氏曰林之政山虞掌之之政澤虞掌之川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澤林衡正於山虞者也川衡正於澤虞者也）巡之則知其守而均平之使各得其宜

鄭康成曰平其守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

王氏曰澤虞言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而林衡不言林衡言平其守而澤虞不言互見也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項氏曰以時會計林麓之繁耗而賞罰守者若斬木材則受瀆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賈氏曰山虞官尊故設之林衡若斬木材期於虞邊受焉）王昭禹曰山林之政令林衡不得掌之其斬木材之政令而已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斬木之法也服耜斬季材萬民時斬材斬材之法也（曹氏曰山虞以時斬材而林衡則受法于山虞以嚴其戒一有不平則計其守者之功過而賞罰之矣）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六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川流水也禹貢九川滌源（賈氏曰官及胥徒多者以其川路長遠巡行勞役故也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鄭康成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劉執中曰魚之後則舍其守禁以縱萬民漁焉不干其守則潴潛不可得以逐性不舍其守則鮮食不可得以養民時謂懶祭祀賓客共川鼈

劉執中曰犯禁謂以數罟入於汙池非時取魚鼈者也

王氏曰澤亦必如此而不言亦互見也

鄭康成曰川鼈鱉豆之實魚鱓蜃蛤之屬○王氏曰共川鼈共川物之鼈也不言物以澤虞見之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鄭康成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有八藪

賈氏曰案鄭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舉藪明知無水又爾雅藪在釋地篇故知水希曰藪若職方澤藪曰具區之類及毛專云藪澤皆爲一者以其有水則爲澤無水則爲藪元是一物

又曰用中士尊於川衡者以澤中之所出物多也

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賈氏曰案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又有不同皆互見○李嘉會曰澤屬乎國濯民因地以致乎今海之沙岸潮之波渚凡利入之厚無不租撲于官而後漁焉此之謂也

王氏曰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人自爲守所以澤雖大莫或害其養蕃

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黃氏曰國澤爲有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故以時入于玉府而頒其餘

鄭康成曰入之以當邦賦○劉執中曰時取之有時澤藪

之利非民田之正稅故入于玉府以供王之好賜然玉府有常數也

王氏曰山林川澤皆有財物惟澤入于玉府者澤物最小也所以養人從厚夫是之謂王德又須其餘于萬民則雖澤物亦不盡利○黃氏曰芟艾葦蒲與民共之○劉執中曰謂令其守發其厲俾萬民雉兔者往焉芻蕘者往焉漁獵者往焉期日既滿則復其厲禁所以長育蕃庶之生生而不窮故曰數牧養蕃鳥獸則山數無物不遂其性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眞

鄭康成曰澤物之眞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

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鄭康成曰葦以闡壙蒲以爲席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王氏曰澤野所謂藪也

鄭康成曰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王昭禹曰山虞以旗致禽則熊虎山物也澤虞以旗屬禽則鳥羽澤物也

賈氏曰云屬禽者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每禽取三十焉若然則致禽與屬禽不同而鄭云屬禽猶致禽者鄭互見爲義○王氏曰或言致禽或言屬禽則皆致而屬之不言珥以山虞見之

總論

易氏曰有政令有禁令禁令即政令之所禁者也山林之政令山虞專掌之國澤之政令澤虞專掌之林衡川衡特巡山林川澤之禁令而已是林衡正於山虞川衡正於虞衡然林衡列於山虞之後川衡列於澤虞之前者以山林川澤爲序也山虞物爲之厲而爲守禁澤虞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林衡川衡之所謂平其守者平此者也山虞以時入木材而令萬民時斬材而林衡之斬木材

則受山虞之法澤虞以時入財物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而川衡則以時舍其守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林衡正
於山虞故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正於澤虞故犯禁
者執而誅罰之平其守者之守其禁也若夫大田獵之日
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此山虞澤虞之職林衡川衡
無與焉山虞以旌致禽而澤虞以旌屬禽者以熊虎之象
宜於山而鳥羽之飾宜於澤也茲其辨爾

陳君舉曰古者金玉之所出皆掌之王官侯國不得擅而
有也關譏所禁皆歸之公上侯國不得擅而私也是以名
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諸侯畿內不以頒祿仕之王
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賦諸侯自食稅田之外餘
不敢過而問焉蓋先王不以予諸侯之意所以抑制其強
而防閑其侈心也考之周禮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

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待邦用九州之川浸山藪職
方掌收天下之圖而諸侯無所隸焉至於伯禽侯于東魯
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固異恩而非可以例觀也
人謂周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疑若專利於
上而無遺利在民矣考之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未
嘗不與民共之而有司特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
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則實爲民守之王官特以其
賦入於玉府而推本先王領於王官之意蓋使侯國不得
以障管云爾非不知與民共財也周德既衰凡王國所恃
者諸侯皆得專利之齊幹山海之藏晏子告之以山澤各
有所守不可爲也是猶知守先王之法至於桃林之塞古
函谷也晉守之郤瑕之地古解池也晉實有之凡天子之
塞邑皆不領於王官而惟私意是取春秋之作於鄭不系

虎牢於衛不系楚丘其類非一蓋所以別天下之重慮侯國擅而兼之也自秦殫天下之財賦歸之公上凡山澤陂池之賦皆爲天子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養天子然初制疎闊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武帝之時凡五嶽盡在天子之郡而不隸諸侯而郡國亦置鹽鐵官以隸司農湖官雲夢官凡郡有山澤之處皆使置吏掌之諸侯惟食租稅而已雖曰抑制諸侯之强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之意蕩然無復存矣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掌邦田之政亦是地事故在此○王氏曰名曰迹人以迹知禽獸之處而後可得田而取矣

薛平仲曰自虞衡有以司山澤之藏則山澤所出非民生日用之常者先王蓋不以輕動斯民之心非國家經用之宜者先王亦不以强抑斯民之心故從禽可欲也而田獵之禁則有迹人以掌之夫然後自角人至于掌屬其取諸山澤之寶貨可欲也而金玉錫石之禁則農者皆以當邦賦之政令夫自太宰之九職言之其所以任山澤之農者蓋如彼而所以取山澤之賦者則如此既已使民之不貪而又使民之易從此先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居渚者居中原而弗徹也其教化則流行乎中矣

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鄭康成曰田之地若今苑也○賈氏曰迹人主跡禽獸之處有禽獸處則爲苑囿以林木爲藩羅使其地之人遮厲守之

王氏曰邦田無地則鳥獸無所生有地而無政則其生不

能蕃息雖有政不爲厲禁以守之則侵地盜物所以干有司者衆矣雖爲厲禁以守之然雉兎者往焉亦弗禁也

易氏曰邦田常田也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以戰陳之事天子爲之乘革路建太常見於司馬者是也其次牧畜于圃設圃游之禁以時取其獸而不廢乎祭祀賓客之用天子爲之載旂車之旌見於圃人者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圃人所禁之圃亦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鳥獸之所萃者謂之迹人掌其地政則爲之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爲之戴木路巾車言木路以田是也○楊氏曰邦田之地自天子至諸侯大夫時田之所故天子殺則下大縥諸侯殺則下小縥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先王山林川澤皆有厲禁況邦田之地予惟以時入則不禁如瞻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之類

曹氏曰太宰九職任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養蕃之任有二祭祀賓客之供圃人掌之其曰圃游之獸禁又曰牧百獸則牧是也蒐苗獮狩之所取迹人掌之其曰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則藪是也獸而可牧不過羊豕六畜之類取於圃足以供矣若田獵之獸非可以常獸牧之其地之廣將以備教兵之用不可以比於圃其獸之多非林藪之深茂不能養蕃於其中不爲之厲禁則獸之奔軼四出不能遂其蕃息之性他日無以供田獵之取則於教戰之典爲有闕矣故凡邦田之地盡使迹人大爲之防而爲之厲禁焉而後蹤迹以取之非若圃而牧之可以隨取而得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

鄭康成曰令謂時與處也○項氏曰令之以所取之法○賈氏曰其受令者謂夏官王田獵者○易氏曰受迹人之令則不至於罷民力

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劉迎曰麛卵麋禽之胎也皆不中殺之物毒矢毒弓矢以射獸也所謂餧獸之藥先王仁及禽獸豈專以生之爲事哉取之而中於用則何惡於取殺之而得其死則何害於殺○王昭禹曰禁麛卵者生之以其禮

王氏詳說曰迹人所謂禁麛卵於孟春非孟春則不禁矣禁餧獸於季春非季春則不禁矣是三百六旬之中禽獸之得幸免者不禁月令禁麛卵於孟春非孟春則不禁矣是三百六旬之中禽獸之得幸免者二十日耳則知周之與秦法意遠矣

卄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金玉出於地故在此○鄭康成曰卄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易氏曰金玉之函於石者謂之卄取玉則破卄而得取金則假卄而成怪石黃金非卄所出總名以卄人者舉其類言之

產於土中或靜於沙中今邕州之西南自山生竹皆方其下有黑石方如骰子中必有銅謂之磉金石其土中有金或磉登數兩者耕種其田者多獲焉白金之卄多函於石中必穿石而後見假之以火則金石分焉而金多

夜有光如燈者其氣也

民多宿于山以候之

鄭鍔曰寶貨所在不設官以守則豪族巨室擅發地藏而利權不歸於公上後世坑冶之官原起於此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鄭康成曰錫鉛也○賈氏曰爲之厲禁亦謂使其地之民遮護守之○劉執中曰金地之道以養五行○易氏曰天地之寶生於山澤金玉錫石之貴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不盡以予民設之官爲厲禁以守之非私之也上以資邦用下以使斯民之棄末厚本而已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王昭禹曰天之財地之利盛衰消息不能常齊取之者適其盛衰消息之時也○鄭康成曰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

也　○鄭鍔曰物其地則視其土色以別其所產　授之教取者之處　○日易氏曰使其○曹氏曰案圖而取之物其地者乃示所當取之處不使之廣肆其鋤鑿也圖而授之者乃示以所宜取之品色不使之縱意旁搜也巡其禁令

鄭康成曰行其禁明其令○易氏曰利孔所在姦弊百出既禁之又令之又從而巡之○鄭鍔曰巡其禁令以防竊取然後北人取之而入于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所以待邦之大用玉府所以共王之玩好者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賈氏曰角人至掌廛亦是徵斂之官故在此○鄭鍔曰齒者象之牙骨則麋鹿骨之類獨以角名官何耶以弓人爲弓攻之角也者以爲疾也稱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一弓之用角如此其多則比之齒骨宜不同也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鄭康成曰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小者麋鹿○陳氏曰齒角骨物玉府繕人等皆用之　○李嘉會曰齒角筋骨可供兵器以之當邦賦則君不徒取民亦樂輸留於民無用強取之恐匿而不出

陳及之曰自此下凡所謂山農澤農蓋平時以射田獵取絺紿及染草爲業者非此則不徵○呂氏曰角人征齒角

於山澤之農羽人征羽翮於山澤之農皆以當邦賦之政令蓋各隨其所產以當其賦視後世以錢爲賦責民之所無者異矣○曹氏曰有山之農有澤之農有平地之農田平地之田使供十一之稅是謂平地之農山澤之利亦各據其土地所產所入而賦之是謂山澤之農其曰以當邦賦蓋以山澤所宜有者略倣十一之制以輸於公上亦如平地之農輸穀粟十一之租於公上也○李景莽曰周自田賦之外至於羽毛齒角一草一木之微莫不有征凡以邦國之不可闕冢宰所謂山澤之賦是矣然觀角人羽人與夫掌葛之所征者皆曰取之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征令則是出所征之物則可以當邦賦而不復出田稅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鄭鍔曰官之受之欲其尺寸之中度其他齒骨之類不可以尺寸度者必量其多寡故以度量受之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鄭鍔曰車服旌旗則用以爲飾矢則用以爲括物之資羽多矣

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鄭康成曰翮羽本也○賈氏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

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古本反

鄭康成曰審摶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縳其名音相近也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鄭鍔曰審言察其數之詳摶言束百枚而可執縛言其數多則卷而束之舉物之數未嘗無名獨羽之名見於此亦猶詩載五紘五總以記絲之數也○易氏曰以度受之則知其物之長短以量受之則知其物之輕重其或不可受之以權以度以量權受之則知其物之輕重其或不可受之以權以度以量

者則爲審爲摶爲縛無非參酌其數以當邦賦之政則所用有補於國所賦不加於民緩急可以相資有無可以相通賦用兩得於是爲至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王昭禹曰詩言葛之覃今繼之是刈是濩爲絺爲綌則絺綌皆葛也言其物則曰葛言其服治之功則曰絺綌精者爲絺麤者爲綌

鄭康成曰草貢出澤萌約之屬可緝績者○鄭鍔曰草貢即閭師所謂貢其物○李嘉會曰物雖微細不敢强取於民必曰當邦賦俾知法不可免自然竭力爲之彼有餘力上無之俠此法之美也

以權度受之

鄭康成曰以知輕重長短也○賈氏曰角人齒角不須稱量故以襍度受之使知斤兩長短

直言度量此經葛草不須量故以襍度受之使知斤兩長短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賈氏曰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

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項氏曰春秋草生成之時故斂染草待時而頒之則夏纁玄秋染夏之時○李嘉會曰染草不斂於染人而斂於掌染草者慮染人緣色目而求多於山澤之農故或斂或用不專於一官

王氏曰掌染草至掌蜃所徵亦必當邦賦之政令而不言者則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鄭康成曰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賈氏曰案天官染人云春暴練夏纁玄秋者則以角人羽人掌葛見之

鄭康成曰纁玄秋染夏夏爲五色至秋染五色故鄭云染夏之時時謂秋時也○王昭禹曰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之物須以秋

染夏則纁玄之物須以夏染夏之物須以秋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

鄭康成曰皆山澤之農所出也（鄭鍔曰灰者幌氏練帛之所用炭者宮人爐炭之所共皆邦用之所須其掌之有官宜矣）

王昭禹曰掌葛掌染草莫不有徵斂之時掌灰炭之政令但曰以時入之何也蓋角羽草葛其生成有時非時則其物未成而不中用故徵斂皆有其時若夫炭灰則無時而不有故亦無時而不徵特以時入之而已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荼茅秀也

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鄭康成曰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曰茵著用荼（賈氏曰案既夕禮）

夕禮爲茵之法用絺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柩本（鄭鍔曰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藉二於下棺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以禦濕非常用之物設官以聚之豈豫凶事哉孝子所盡心雖過求何害

徵野蔬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鄭康成曰茶茅莠蔬材之類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入於委人（賈氏曰以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蔬材等故也）

掌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廛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

掌斂互物廛物以共闔壙之廛

劉氏曰互物龜鼈屬（項氏曰有甲互掩者）廛物蠃蛤屬（鄭康成曰闔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廛禦濕也（賈氏曰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壙中未施椁前已施廛灰於椁下以擬禦濕也）○王氏曰用廛以禦濕除鼂蟲蟲）○鄭司農曰春秋傳始用廛炭言僭天子也

祭祀共蜃器之蜃

鄭司農曰蜃可以白器令色白（賈氏曰案左氏云石尚來歸蜃公羊云蜃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爲蜃是祭社之器爲蜃大行人云歸脹以交諸侯之福則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爲脹是其宗廟社稷之器皆蜃灰飾之）

愚案祭有酒器有肉器亦皆有以蜃爲飾者豈人云八山川四方用蜃是酒器也大宗伯云以脹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是肉器也

共白盛之蜃

鄭康成曰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灰東萊用蛤（賈氏曰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黝黑也堊白也然則此經所云白盛王於宗廟堊牆也）

易氏曰四者微物而用不可缺故設官以掌

總論

陳及之曰凡此皆民業以自利者也先王之時凡民於田稅之外至有趨末作者一切徵其物大意欲抑末重本

寧間京師市井凡販賣小民雖拾髮鬻薪提茶等類悉出免行錢不出者毋得販鬻市道其意亦曰抑末作游手之民然不知先王之世民無不受田者雖商賈家亦受田特減於農民抑其末作使反其本則退有可耕之田不至失業饑寒自井田既壞小民亡立錐之地勢不免販賣以自資今而曰抑之歸農則退豈有可耕之地哉故重稅適所以啓其怨咨之心饑寒之患而曰使之務本惡在其爲政也介甫常曰周禮一書理財者幾半周公豈好利者哉觀此言若非爲利然安在其不爲利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囿今之苑○薛平仲曰遂自虞衡之官極而掌蜃之微莫不有職君子所以治野人者悉矣而天子之囿游始見諸此謂之囿游信非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

食者比也

掌囿游之獸禁

項氏曰囿游苑囿游牧之獸或曰燕游處也禁者其蕃衛之禁

劉迎曰獸人冬獻麋春秋獻獸物皆所以備祭祀賓客之須囿人之牧百獸以爲死獸生獸之共耳其曰囿游之獸禁則囿游如蒭蕘雉兎之往是也謂之禁則不得侵取之非謂爲囿游以爲行樂焉或者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焉夫靈臺靈沼之樂其有麋鹿魚鼈則先王豈無囿游哉先儒以侈心待先王謂以囿游備行樂卒以開人君盤游之樂而離宮別館未必不自此啓也

牧百獸

鄭康成曰備養衆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備焉○疏賈公彥曰獸師供於獸人又供於囿人蓋獸人所得或生而牧之則養之於囿人故曰牧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者獸人

王氏曰獸人共生獸死獸之物者獸人所共囿人共生獸死獸之物者囿人所共田獵所習囿人所共有名件也

之類○劉執中曰物者所共有名件也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場築地爲壇季秋除圃中爲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薛平仲曰囿人以掌天子之園囿示民以其所同樂也然可樂之事易流則當務之急者易緩此場人之官又以列于此也夫以場人掌國之場圃而場人之官且曰每場下士二人府史各一人徒二十人則場圃之在國中者意亦多由是觀之先王始終於農事者固於此乎見場圃隨在

而有者抑於此乎見地利蓋無遺於國中矣

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王昭禹曰載師以場圃任園地所謂國之場圃則屬於公者場人之所掌也所謂民之場圃則屬於私者問師之所任也（賈氏曰此據祭祀賓客者○鄭康成曰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項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一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王昭禹曰先王之時徑行必有桑疆場必有瓜所以盡地力而無遺利方物之生則闢場爲圃所以種植及物之成則築圃爲場所以收穫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賈氏曰此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鄭康成曰享納牲也（賈氏曰此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迎牲納之於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中有果菰之物故云享亦如之

易氏曰珍異果蓏物之至微而場人專掌之者以祭祀賓客之奉皆於此乎出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薛平仲曰場人既已爲登穀之備矣則倉廩之官當有以爲儲蓄之備也先儒以廩爲藏米以倉爲藏穀（○李嘉會曰廩倉造於平地之上倉是於屋之下廩事重出細又多故也）○賈氏同此官吏下大夫爲首徒三百人以米故下大夫二人居之自穀而舂揄以爲米則米之爲用所當貴重愛惜者而官其可輕畀哉是以廩人爲之長而倉人以中士爲之屬焉然廩人之後必繼之以舍人倉人之後必繼之以司祿不爲無意蓋舍人之職其主宮中官府之次舍者也而宮中官府之稍食又非穀祿比於此焉不汲汲以均之則所以爲養廉恬恥之本者得無有虧於自公退食之際

而請謁行於私昵之間其弊有不可勝慮矣是則舍人所以次之也若夫穀祿之制自公卿大夫以至庶人之代其耕者多寡高下固有定數矣彼其以田賦祿而征其租上以共王賦下以享宗廟給私奉業子孫又非一時稍食者之比於此焉不知所以裁之則無功受祿者特未免有伐檀之刺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者亦豈無自而致哉是則司祿所以次之也是蓋先王務農重穀之教故敘次其設官如此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

鄭鍔曰廩人掌穀謂米出於穀故耳○易氏曰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知九穀之數尊掌於司祿今復見於廩人何也賈氏謂廩人掌米倉人掌穀其義誠然蓋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則掌穀可知廩如御廩常廩之類則皆米也不然明堂位何以曰米廩有虞氏之庠釋者以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今藏粢盛之委焉非米而何以廩名官所掌者米而云掌九穀之數者兼掌九穀之數也（李嘉會曰數則一歲所入之目以數而入以數而出正廩人所掌故不曰物而曰數）是知倉人掌穀司祿掌九穀之數廩人即其九穀之數以知廩米之數凡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而已

鄭康成曰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李嘉會曰分頒者使自隨其數而入之不獨委人也委人特一而已）賜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鄭鍔曰君於臣下廩人繼粟者稍食祿廩○賈氏曰此即司士以功詔祿又王制云是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

項氏曰歲言其成歲年言其收歲若歲終定時成歲皆以歲言若有年大有年年皆以收歲言制國用者必於歲之終穀粟之既入故曰以歲之上下數邦用斂穀粟必於秋

之成穀粟之始熟故曰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禮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也

易氏曰年之有凶豐歲之所以有上下○鄭康成曰數猶計也

項氏曰以歲之升降得穀之多少計國之所用多則足少則否乃詔在上用穀之隆殺以治菑之凶豐故年適豐雖粒米狼戾不侈於有餘年適凶雖饑饉薦臻不苦於不足則以有治之之術也易於萃言用大牲於升言利用禴是也○易氏曰制其財之多寡權其禮之增損非虐人之事特以邦用之足否詔之於上凡以治年之凶豐而已年之凶豐天也所以治之者人也治之則權其多寡增損而爲之開闔斂散其於豐也不爲妄費以盡其國其於凶也不爲過取以害民○本丁嘉會曰歲自立春至次年立春天時也年自正月朔旦至歲除王政也天時雖不同王政不可離合三者治之斯可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賈氏曰萬民食國家糧食者上謂大豐年中謂常年下謂少儉年此雖列三等以中年是其常法○鄭康成曰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楊謹仲曰國之量非後世比槩民為量方尺深尺其實一鬴乃六斗四升今人所用之斛深亦一尺而方幾二尺止容五斗而以古之量幾于倍於古矣然以中歲均人月食三鬴則是旬食一鬴日食六升四合矣量至漢猶然趙充國以為辛武賢欲引萬騎出張掖以一馬日負三十日糧十道並出散先曰計一人三百日用糧十八斛則是人食六升以考之周之中歲人日食六升四合上歲人日食六升五合不為過矣

王氏曰民之食可以鬴計者校登夫家貴賤老幼廢疾之數觀稼省斂稽比財物其法詳也○王昭禹曰先王之民生齒以上有食之端已書于版校登稽比之法又詳則凡民之幼孤寡登耗無不知也以口授田以田制食觀稼省斂又以時出焉則凡其食之有餘不足無不知矣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易氏曰冢宰制國用其穀之所積皆有定所凡荒政所不能聚者均其遠近之所就穀而已○鄭康成曰殺猶減也

○王氏詳說曰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爲外諸侯設也廩人云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爲內諸侯設也蓋鄉遂公邑但移用其民而已卻非移民通財與移民就穀也鄉遂公邑同爲天子之民若夫都鄙則各從其主矣鄭氏釋此以爲就穀都鄙之有者誠得其說○鄭鍔曰梁惠王移民就粟孟子譏之何耶蓋周官之民有田以耕其饑偶出於天時之水旱而已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凶歲則移民是爲無政○劉氏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猶設廩人就穀之法則患未至而預爲之防○李嘉會曰儲蓄所以立國非有大凶旱烏可輕動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王昭禹曰治者量遠近爲之節○鄭康成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鍔曰會同師役有遠近之異則曰糧曰食亦宜不同遠則治其糧莊子言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則治其食詩云朝食于株左氏云食時而至蓋言近也

易氏曰糧乃會同師役之所急者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會同師役之式小宰之七事有所謂會同軍旅田役之戒具共其財用然會同所用者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飧牽則有賓客之式矣軍旅田役所用者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之數者則有工事之式幣帛之式芻秣之式匪頒之式矣惟最急之糧食乃無式焉蓋式法出於九賦之中乃國家之經費冢宰制國用則以邦國之貢待弔用萬民之貢充府庫二者之外隨處而積以待邦之大用則會同師役之類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於此不然

倉人共道路之穀積飲食之其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若非前二者之積將何所從出然特道路之所費而已若廩人之治其糧與其食又兼在道之費及止居之費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鄭康成曰接讀爲壹抶再祭之抶抶以授春人舂之○易氏曰接猶承也天子親耕藉田以共粢盛非有司親承之與常穀同何以致敬於鬼神故甸師以時入之於廩人廩人接之以藏於神倉及大祭祀之時廩人則共其所接之盛是以舂人接之則舂穀而爲米鼎人接之則烹牲而爲食然後王者得以親承祭祀其爲敬至矣○王昭禹曰謂之接盛則其所以接神者在是歟

鄭康成曰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

總論

陳及之曰廩人至倉人凡九穀出入盡掌之而不會計何也以司會考之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則是官府與府藏財賦無不係焉而廩人以出入之大計聽之司會矣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賈氏曰舍人總主給米之事米穀故與廩人倉人連類在此

掌平宮中之政

鄭康成曰政謂用穀之政而掌平王宮中之政謂平其給米多少○李嘉會曰宮中之政非舍人掌之不可獨云宮府次舍皆在焉

易氏曰有王宮有后宮王宮之宮宮正爲之均其稍食后宮之宮內宰爲之均其稍食所以平宮中之政則舍人也

黃氏曰舍人猶詩言室人於內者也耕者勞於外食者逸於內先王存糜耗之戒焉故以其職曰掌平宮中之政以至掌其出入既無事而食而其政不平出入不以法不其甚歟

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賈氏曰財即米也喪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黃氏曰守謂積聚米給予也○易氏曰守禁之所謂之財守○鄭康成曰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行出於廩人其有空闕則計之還入之於宮中皆有法存焉廩人不妄供宮中不妄取所謂平其政者莫先於此

時凡官長各受其財而分之所屬

○賈氏曰必送米與宮正內宰者以二宮皆有宿衛之人須米料之數也○愚案此可見成周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鄭康成曰方曰簠○賈氏曰孝經云陳其簠簋注謂內負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簋而言若簠則內方外負斂人云爲簠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鄭鍔曰用簠以盛稻粱用簋以盛黍稷○王昭禹曰實之以言其物陳之以言其數○王氏曰既共簠簋之器又以實實之陳之也

賓客亦如之共其禮事米筸米芻禾

鄭康成曰禮致饔餼之禮○賈氏曰聘禮曰致饔餼使卿韋弁歸饔餼餘米百筥設于中庭車米三十車陳于門外禾又掌客上公米百有二十筥車米四十三十車芻薪倍禾侯伯米百筥車米三十車禾四十車禾五十車芻薪倍禾子男米八十筥車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言陳是其所陳多少之數○鄭鍔曰車米以車載之筥米以筥盛之也○林氏
曰掌客掌其禮而舍人共其物
喪紀共飯米熬穀
鄭康成曰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
粱○賈氏曰喪大記文皆四升實者惟盈○賈氏曰士喪禮文熬穀者錯于棺旁所
以惑蚍蜉○賈氏曰蚍蜉欲向棺偷此惑之○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
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以歲時縣種穜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鄭康成曰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鄭司農曰春王耕于
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種見內宰職○賈氏曰內宰上春
后獻種且助王耕事此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即縣之
以至春獻之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鄭康成曰九穀六米別為書○賈氏曰九穀之名已見大宰注六米者
與小豆小麥
三者無米
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菽大豆六者有米麻
歲終則會計其政
鄭康成曰政用穀之多少○王昭禹曰官正月終會稍食
歲終會行事內宰歲終會內人稍食舍人掌米粟之出入
而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亦所以通職聯事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粟入之藏
項氏曰倉人掌藏粟者
鄭康成曰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賈氏曰月令首種不
入鄭注引舊記首種謂稷也即種粟是五穀之長下文九
穀此云粟是以粟為主○李嘉會曰一歲所收粟則先熟兼中國之地宜
多種粟蓋粟耐乾雖歲之旱不至大失此九穀之
物必以粟而總其名

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項氏曰穀各有所宜用故辨其物以待用○鄭鍔曰邦之用穀也有匪頒賜賜稍食之殊則其精粗亦異故宜辨其色焉

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鄭康成曰止猶殺

王氏曰法式所用有雖不足不可以已者有待有餘然後用者所謂餘法用則待有餘而餘用者○愚案黃氏說見遺人以待施惠之後○易氏曰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委人所謂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止餘法用止此者歉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樂歲則取之於民凶年則遂以頒之於民歉之不以爲虐頒之乃所以爲利無非充裕民之仁政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王昭禹曰大事則戎祀之類蓋戎以出征而祀亦有在郊者故倉人共道路穀積食飲之具若戎祀之外則非所共也○黃氏曰大事大師役也其小者遺人委積自足共之其大者倉人共其穀積食飲之具食糗糒飲漿酰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劉迎曰司祿者司穀祿先儒誤爲爵祿矣不然何以與倉人司稼同列耶○易氏曰司祿逸篇弗可攷矣此經猶存其官之名者以序見之不特見之序官而已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祿爲文昌第六星祿之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者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民之職蓋民之損益關乎天穀之豐耗係乎民此司民及三年大比則以萬

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祿之於穀數亦然則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其類同其義可推矣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種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薛平仲曰以廩人倉人司祿之用其數固有權度矣然不知人之藏而制爲舍人之數固有權度矣然不知稼事之爲勤總徒取諸彼以予此則民得不以爲厲己哉舍農事而趨末作棄生養而就游惰是又先王之所甚懼於是司祿之官復有以繼於後誠以夫取稼事之已成者人知祿食之所當得勤之於稼事之方興者不知民力之爲甚至司稼則因天之時察地之利軫念民勞而督趨之上之厚於民者如此則民之奉於上者當如何耶

掌巡邦野之稼

王昭禹曰種曰稼穫曰穡先王既有以教之又觀之巡之則有時治之則有法而此又有巡稼之官者蓋稼事而滅裂則穡事亦以滅裂故致詳於稼事以作其始則穡事之所以成終可知矣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瀘而縣于邑閭而辨種穜之種周知其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鄭康成曰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穀用爲法也

易氏曰所謂法者周自后稷播種百穀以爲鄉師丈以其粒食生民國其子孫千有餘年而後王業始大南宮括以躬稼有天下而歸之於稷原其始也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六君子可謂不替其業者周公作六典舉前日播種之法而備見於大司徒即以其法而責於司稼之官司稼復以其法而縣於邑閭使稼者取法焉播種之法明

爲稼之效著當時所以善其始者有道矣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陳君舉曰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司稼之職爲貢法設豈知司稼不是這法是預前觀其稼而後上下其出斂之法若不預前觀稼如何上下其法得劉晏正傳此法每四方水旱則先知之然後爲賙救收斂之政

愚案周行井田借民力以耕非復有所謂斂則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者蓋年之上則爲民斂而藏之於年之下則爲民出而賑之倉人所謂有餘則藏之則斂之之謂所謂以待凶年而頒之則出之之謂常平義倉之法豈不見於此哉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鄭康成曰均謂度其多少賙廩其艱阨○李嘉會曰司稼於近民故賙急平興以先之又不足廩人始有移民就穀之事

愚案平其興亦當如旅師謂平均其所興舉之粟以給之

黃氏曰司稼巡稼知歲之豐凶民之寬急爲最切故通掌其事

春人奄二人女舂扊二人奚五人

賈氏曰舂人有奄者以與女奴同處故也○鄭康成曰女舂扊女奴能舂與扊者扊杼臼也詩曰或舂或扊○黃氏曰舂人饎人稟人皆宮中之事以用穀故屬地官舂扊炊爨因祭祀賓客使內人皆識其勞苦煩辱不止稼穡之艱難

掌共米物

鄭康成曰米物言非一米

祭祀共其盛盛之米

賈氏曰器實曰盛則黍稷稻粱是也在器曰盛則簠簋是也○王昭禹曰稷謂之粢實於簠簋盛謂之盛祭用粢穀而總曰粢者粢以該粢也○鄭鍔曰祭祀共盛盛之米共之饎人

陳氏曰楚語云天子親春郊禘之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春其粢穀梁曰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蓋祭祀貴於出力以致養而後可以交於神明則春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藉不過三推則春盛之禮蓋亦如此然後春人卒其事以共之

賓客共其牢禮之米

賈氏曰下別言饔食則此言牢禮謂饔餼之米鄭氏謂實筐筥知非車米者以其公車米四十等非春人所共故也然則車米出於稅禹貢五百里米是也

王昭禹曰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則以共饎人簠簋之實牢禮之米多矣必共其饎人簠簋之實者○鄭鍔曰賓客共牢禮之米則共之於掌客則以賓客車米筥米自舍人所共故也

凡饗食共其食米

鄭康成曰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

掌凡米事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故書作饙鄭司農曰饎人主炊官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饎爨

賈氏曰祭祀共盛共王后六食不在大官者以其因春人又因地道之成故在此

掌凡祭祀共盛

鄭康成曰炊而共之

共王及后之六食

鄭康成曰六食六穀之饘熬○李嘉會曰食不及世子蓋世子養於土宮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女饘所當共若出就外傅女饘不得而共

鄭康成曰謂致飧饔食亦如之

王氏曰舂人舂穀以爲米饎人炊米以爲食其職事相成故舂人祭祀共盛盛之米饎人祭祀共盛舂人賓客共牢禮之米而饎人共其簠簋之實饎人共王及后之六食饔飧亦共簠簋之實而舂人不言其米則以言祭祀賓客從可知也

臺人奄八人女臺每奄二人奚五人

鄭司農曰臺讀爲犒師之犒王冗食者故謂之犒○賈氏曰與廩人連類在此○李嘉會曰以用奄八人蓋分佚諸處不可不多其員

陳君舉曰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冢宰至於共外內朝冗食者及不領於冢宰顧見於地官之臺人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於共奉天子飲食而必掌之外朝之士大夫者蓋恐內官奄人求巧於飲食之中而彌縫其意以導諛納詔故使外朝之士大夫掌之而太宰實領之者誠以檢防踰侈遏絕僥倖所以正人主之心術者在此也至於內外朝冗食者之食見於臺人之職而主之奄人意者猶後世之所謂賜食焉而或取之內廚者是也頴考叔爲頴谷封人有獻於鄭莊公而公賜之食以此類推之所以示其隆禮愛賢之義而臺人共冗食者之食其猶漢世之所謂主熟食者乎至若內外朝之俸祿廩給則所以掌之者固有其人非盡出於一奄人之手也

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易氏曰外朝庫門外之朝內朝路門外之朝○鄭鍔曰天子有三朝此特言內朝外朝而不及路寢之朝非冗吏治文書之所也

賈氏曰冗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冗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食稟人共之因名冗食者

若饗者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鄭康成曰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

掌豢祭祀之犬

鄭康成曰豢犬豕曰豢不於饎人言者其共至尊雖其潘蘭芟餘不可褻也（李嘉會曰食之餘者惟利乎犬因以豢焉先王不使一物之無用）

鄭鍔曰祭祀之牛牲繫於監門而犬則豢於稟人各有以處之職雖卑者所繫亦不輕矣

總論司徒官屬

陳君舉曰周禮六官大宗伯治禮司寇治刑司馬治兵司空治事而天官治典最難攷然其職無非切於王后焉夫綱紀出治之所猶可說也至於地官掌教則又難曉焉以屬官考之自鄉老至比長自遂人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畜人皆畺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皆掌財賦征役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井自司門至掌節皆掌門關自旅師草人稻人虞衡以至掌染草炭茶蜃極於場人囿人無非山林川澤田疇之官幾於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調人司救鼓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頓田疇分擘郊里征斂財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說者謂司徒典教止五六人而已其如鄉遂關市山澤之官蓋分托焉而非專於教事是以教官爲後世治文墨語言誦授者設也殊不知先

王教民自經界始八八爲井五五爲軍市有眞居里有聯比無非習民於正而寓之以道德之意俾之分定而慮不易事同而心臧生厚而德優易直而淳龐以服從上令是曰教典師保諫救調媒之官則其道導嬖惡訓禮刑判合學冠者也而豈徒謂是哉豳詩述風化之所由孟子言王道之本無非田圃之事誠知本者後世政教殊軌疆理之問不登於廟堂往往大臣能設學置博士弟子員則曰是有志於教化者何以納民於善也○呂氏曰司徒之職皆是均土受民不見所謂掌教者蓋生養便是教既富能教養富能訓使他衣食足各保其生方教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義穀粟如水火而後民興於仁制其田里使養其老聖賢之論富民未有不及於教所謂富而教之者也或曰唐虞三代學校與後世大段不同只學官一事可見在舜

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欲得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深入其心這一个所在不是官司自秦漢以後把做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把教做政看學者但當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不過是國子然當時所謂鄉遂所謂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官之內並存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庠略見於周禮然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何如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且如周禮設官下至於射天鳥至微至纖之事尚皆具載豈於

興賢能國之大教反不見其明文蓋凡領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只緣學校不是官司非簿書期會之事故不領於六官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校設官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國子是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至其所以教養之意均非簿書期會之可領學者當識先王之意可也蓋先王設教雖非六官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只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國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見體用本末無窮處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玫

愚案司徒所掌大抵田賦等事似與大宰九貢九賦太府以下等官相類細考之則大宰官屬所掌皆國之財賦而司徒所掌皆教之田野之事所以謂之教官後世謂六部如六官故謂戶部如司徒抑不知今戶部所掌乃大宰屬官太府等事初無與乎掌教之職矣

黃氏曰右地官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十五人上士四十八人中士一百三十人下士二百八十八人王之門關十二下士各二人則又四十八人府一百三十人史二百十九人賈八人胥二百人徒二千四百五十六人又舞徒四十人奄十二人女春扶二人女饎八人女稟十六

人奚八十五人是皆著於數者也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場
人皆中下士 府史胥徒又司市立胥徒又司市立胥
師賈師司虩司稽胥肆長皆不能計其數者也鄉老皆公
卽三公鄉大夫皆卿卽六鄉六鄉三十州州長皆中大夫
州五黨黨正皆下大夫黨五族爲七百五十族族師皆上
士族四閭爲三千閭閭胥皆中士閭五比爲萬五千比比
長皆下士六遂大夫亦中大夫六遂之縣視州鄙視黨酇
視族里視閭其餘各下於六鄉之一等六鄉之餘民居四
郊其官爲四郊之吏稍不爲邑縣都不爲都有吏主之皆
不可以數計也
呂氏曰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有奇府史
胥徒不在數據畿內之也似難容
得許多官司畿內戶口難供得許多官須考○愚案陳及之說見前論官職

通志堂

多寡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九

春官宗伯上

項氏曰春官以治教之始在於禮象天地之化始於春○鄭鍔曰自舜命伯夷典三禮其官曰秩宗周人因名曰宗伯說者謂宗尊也伯長也天下所宗者惟宗於禮此禮所以爲尊也近世王安石云宗典祀禮者也宗伯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故謂之宗然宗伯所主何獨祭祀之禮哉自四方言之東者歲之始自四時言之春者時之始宗伯於爲宗人蓋周之舊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鄭康成曰禮謂曲禮五吉凶軍賓嘉其別三十有六○鄭鍔曰禮猶

火取之楩檀則火在楩檀取之杏棗則火在杏酒棗楊火無所不在禮亦無所不在有君臣則禮在君臣有父子則禮在父子有夫婦則有夫婦之禮有朋友則有朋友之禮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放乎蒐狩循乎軍旅冠昏喪祭飲食起居無非禮也掌禮之官詎可以專乎一哉如司尊彝司几筵之名司爲禮官之屬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項氏曰禮之用以和爲貴民生有欲而無分則爭爭則乖先王制禮爲之節文以事其思神示哀其憂賓以親之軍以同之粲然有文足以相接則乖爭之患何自而作故曰和○程氏曰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越故財用易給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奴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

呂氏曰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場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失其禮則僭亂詔妄而瀆乎神乖爭陵犯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成周萃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後世禮樂廢壞治人者不過簿書期會之末至於祀典尤爲不經間有一二僅存不過曰使先王文物不廢乎吾世而已所謂治人者漫不知其語矣

愚案六卿自家宰以下皆以有司言獨宗伯不言司四官皆言垂象獨宗伯不言象以見禮樂法而不說而致中和之用足以爲參贊化育之功非可以有司之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禮有小大有本末大者經小者紀本者義末者數經既立則紀不可以偏廢故大宗伯之貳有小宗伯焉義既明則數不可以不具故宗伯之屬有所謂肆師焉肆之爲言陳也郊特牲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失其義而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

下也然則有宗伯以明其義又有肆師以陳其數則周之禮可不謂之大備乎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鄭康成曰建立也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李士嘉曾曰和邦國諧和其情也建保邦國則各安其分守矣天神人鬼地示各安其分推以化民治國特餘事耳唐氏曰虞書巡守脩五禮皐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三禮事神之禮也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所謂典三禮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五禮也

鄭康成曰保安也○王昭禹曰合五禮而言則曰佐王和邦國別三禮而言則曰佐王建保邦國蓋封國則須祀此之謂建祭則受福此之謂保○黃氏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功配禹謨而其事始於事鬼神是則建保邦國誠有其本也紂謂祭無益犧牲粢盛既于凡盆祖伊以爲商亡之決如是也○賈氏曰上單言邦據王爲言以佐王建保邦國則統侯國言之矣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黃氏曰吉禮居其首禮主敬敬莫著乎祭○鄭鍔曰祭祀之交於神明有受福之道故以吉名之○鄭康成曰吉禮之別十有二事

王氏曰謂之建則禮當自王出謂之事則非特王國而已王氏詳說曰或言鬼神示或言神示或言鬼何曰此所以爲秩宗之官也以上下秩之則曰神鬼示以內外秩之則曰鬼神示以尊卑秩之則曰神示鬼

孫氏曰先王明於天地之故察於人之理知所以接三才者即吾保邦之實政不容外三才而自任其私智也故天以氣覆物吾則用禋祀實柴燔燎以祀之地以形載物吾

則用血祭貍沈疈辜以祭之至於人鬼之奉則立之尸以人道饗焉凡此者皆實致其義實當其情求之於心驗之於事一有違於天有悖乎地有愧乎先則爲不克祀不克祭不克享矣惟聖人能享帝孝子能享親此之謂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愚案自此至雨師皆祀天神

張氏曰鄭注禋祀則變禋爲煙取其尚臭據洛誥曰明禋又國語曰精意以享曰禋蓋以享之名凡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煙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實柴祭天禮重故取禋敬之名以別之鄭不明此意改禋爲煙謬哉書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鄭鍔曰謂之禋祀明在乎致其心齋精明誠一爲主而已

陳及之曰祀昊天上帝總言祭天耳昊天猶言蒼天也○程氏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也帝言其主也在郊則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於員丘而配以祖陶匏藁鞂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物成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廟之禮享之○王昭禹曰昊天之有上帝猶國之有君五精之君則猶四方之諸侯諸侯有君道故曰謂之有君五精故言其降而與物接則以昊言天言天有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之類是也言上帝則無預乎五帝掌次所謂旅上帝張氏謹案祀五帝亦如之之類是也言天言帝神各不同至於昌天天上帝則兼舉其統天言之以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以主位乎上故曰上帝位爲最尊物無以稱其德惟致其精意可以享之故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國語所謂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之類實則一如伊川之說無疑如五帝則張大次之類之談鄭氏亦失之詳見小宗伯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項氏曰日司晝月司夜星辰司次十有二辰二十有八星

○鄭司農曰實柴實牛柴上也○鄭鍔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而在祀典者必以牛柴上之則氣臭上達矣○陸氏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郊之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也玉藻曰朝日于東門之外夕夕月于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及象物月二也小宗伯四類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四也觀禮拜日于東門之外禮日于南門之外拜月于西門之外五也左傳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報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觀禮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也日言朝則于日出之朝朝之月言夕則于月入之夕夕之日壇謂之王宮以其君道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明于夜也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音風師雨師

鄭康成曰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王氏曰柴而實牲然後槱燎天祀之所同也或言實柴或云槱燎相備而已

賈氏曰先鄭以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今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故後鄭不從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二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又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鄭鍔曰祭法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此所謂司命者乃七祀之司命所謂司中者其七祀之司中論者謂人受命以生萬物之命繫于司命人受中以生萬物之性繫于七祀之神其五者託體乎地故以血祭祭之此二者託體乎天故以槱燎祀之各從其類也

春秋緯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崔氏曰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謂隨其類祭之所以然者謂星辰運行無方故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象日月之生兆風師于西方不從箕星生者箕星天位爾非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象日月之生兆風師于西陽兆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者水位在北也風師箕雨師畢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或曰中能上能下能左能右能正天神是之法先以牲體置于薪上而燔之用玉則用璋邸射以祀之用半圭之璋取殺于四望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愚案自此至百物祭地示也

鄭康成曰陰祀自血起○項氏曰血毛告幽全之物又曰

血祭盛氣也則以地道有幽陰之義而求之以血也（鄭鍔曰血之為物有象而非虛有形而非實物之幽蓋亦求之于虛實之間）

陸氏曰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祭社必及稷以其全功均利以養人也祭必有配社配以句龍（共工氏子）稷配以柱（烈山氏子）商之時又易柱以棄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

鄭節卿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雜出於史傳多矣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為重該熙黎勾龍之五官（陳止齋曰案春秋傳魏獻子問于蔡墨以為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皞氏四叔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子黎為祝融共工氏子勾龍為后土此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為田正然則社稷五祀當為一句）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户竈中雷白虎通范曄高堂隆以五祀為門井户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氏家語之說釋小子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門户人所資以出入中雷人所資以居竈井人所資以飲食（鄭鍔曰中雷土也季夏祀之井水也冬祀之門金也秋祀之户木也春祀之竈火也夏祀之皆五行之小神在地者故其祭亦自血始或謂天子七祀此祭其五何也余以為司中泰厲以標祀之矣）王氏詳說曰此即王氏之說雖本於月令然乃宮中之小祀豈可與社稷五嶽同科左氏傳載魏獻子問於蔡墨以為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其說甚明

鄭康成曰五嶽東岱宗南衡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嵩高山

不見四瀆者或省文（黃氏曰鄭謂四瀆五嶽之匹非四瀆川祭四望則四瀆在焉）鄭鍔曰五山為國重鎮者國所賴以鎮則神皆託於土（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者惟泰山乎其功用大故與社稷同其秩祭）故此三者同於血祭（黃氏曰春秋傳曰觸石而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鄭鍔曰山林有功於貍藏川澤有功於涵容祭山林之牲則埋之祭川澤之牲則沈之各象其德（張南軒曰古者祭山川以其能雲雨澤潤萬物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

牲幣所以致吾禱祠之實而交乎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
掩如此後世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封其地則失之矣
○崔氏曰祭之法各當其時山林于壇川澤于坎故禮記云四坎壇祭四方牲用少牢王服元冕牲玉各放其方之色樂則奏姓賓歌面縵舞大夏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王昭禹曰疈者肆而磔之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異體肆而
不全故祭以疈百物異用制而不變故祭以辜亦各以其
物宜○山崔氏曰蜡祭之法昔者伊耆氏始爲蜡蜡索也周則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祭先嗇一神農是也司嗇二后稷是也農三謂田畯郵表畷四表畷者田畯督約百姓于井間之邃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尸祭之禮以先嗇爲主司嗇爲佐貓爲食田鼠虎爲食田豕坊庸爲止水等皆爲田事其祭之法視四方豐耗而祭之不成之方缺而不祭故記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既蜡之後黃衣而臘先祖五祀于是勞農而休息之

總論

胡仁仲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王者繼天爲子故
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儒
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
帝夫土不可以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
方澤或立方丘負丘爲母齊衰期不敢亢其父者尊無二
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乎是故兆於
南郊埽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社
祭土所以神地道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四方之
所據依也五祀者主與水火金木人所日用不是之報將
誰報焉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
是故王者祭天以柴燔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
語其感極則謂之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
一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
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鄭鍔曰廟祭之序始者王以玉瓚酌鬱鬯獻尸是爲祼獻

既祼於是迎牲而殺乃行朝踐之事朝踐禮畢乃行饋獻之事則薦以今世之食以其序推之則肆饋獻也獻朝踐也祼始祼也謂之肆者詩曰或剥或亨或肆或將剥者解牲體肆者解而陳之俎也始而祼以求之中而薦腥則以神事焉終而薦熟則以人養焉此經乃以肆獻祼爲序何耶余攷鄭康成之說云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著有黍稷互相備王安石以謂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祼享先王其祼也猶事生之有享羞其熟而饋食焉則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也然祫以合食爲主未嘗無食禘以審禘昭穆爲主未嘗不祼祼主於敬食主於愛二者亦互見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之享時祭之名也禮不豐不殺所以稱時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多爲貴者春夏以蒐苗而奉祭祀時物方生可獻者寡故春以詞爲主夏以樂爲主而已尚詞者爲物不足以言詞道意也尚樂者陽氣浸盛樂由陽來也此所謂以少爲貴也秋冬以獮狩而奉祭祀百物既登可獻者衆故秋以薦新爲主冬以備物爲主焉嘗者物初成始可嘗於是而薦新也烝者物畢皆可烝於是而備物也此以多爲貴者也○王昭禹曰至于烝則衆物盡矣其備小物水草之莊俎陸產異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實在焉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以薦者莫不咸在此其所以爲盛與

陳君舉曰祠禴嘗烝此四時孟月王親祭于祖廟之禮肆獻祼饋食四時孟月吉皆用此二禮注謂爲六个祭名不是○陳及之曰爾雅曰禘大祭也蓋天子四時之祭曰祠禴嘗烝而三年大祭曰禘其祖之所自出爲東鄉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皆爲禘也喪服小記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

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契皆謂三年大祭祭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亦四時有祭而三年之祭曰祫合食於祖廟而食大夫亦有時而祭而三年之祭曰殷春秋傳謂殷以少牢鄭氏所引魯禮則非魯不當有禘孔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孔子於春秋欲貶而不勝書故因事而譏若吉禘莊公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已此大宗伯所謂肆獻祼及饋食者謂祭之禮有此四等也而必兩言之者明宗廟有祼鬯禮既灌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自禘及四時祭皆然

總論

王氏詳說曰天神之祀以煙爲歆神之始地祇之祭以血爲歆神之始其實天神同於祼地不同於血人鬼同於祼且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書曰柴望大告武成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今以日尻星辰爲實柴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槱燎然則祀昊天上帝非柴非燎何以爲煙乎是禋祀云者取其歆神之始耳記曰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熟夫郊天也大享祫也三獻社稷也一獻羣小祀也用血者未始不熟用熟者未始無血此所以謂腥其俎熟其殽也今以社稷五祀五嶽爲血祭則貍沈酇辜何以爲非血乎是血祭云者取其歆神之始耳司尊彝曰春祠夏禴祼用雞鳥彝秋嘗冬烝祼用罍彝今以肆獻祼者取其歆神之始耳不用祼乎是肆獻祼者取其歆神之始耳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鄭康成曰哀謂救患分災凶禮之別有五○鄭鍔曰天子之於諸侯位雖君臣情則父子未有子疾病痛苦父不爲之憂者故邦國有憂則有凶禮以哀之

愚案盛衰消長天之道也聖人不患其凶患無其備故以是禮繼於吉禮之後

以喪禮哀死亡

鄭康成曰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鄭鍔曰隱公之時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文公之時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

以荒禮哀凶札

鄭康成曰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祿士飲酒不樂札讀爲截謂疫癘

以弔禮哀禍菑

鄭康成曰禍菑謂遭水火宋大火魯莊公使人弔焉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易氏曰神所出謂之禍天所毀謂之菑

以禬禮哀圍敗

易氏曰國之見圍謂之圍師之敗績謂之敗以禬禮哀之於是合財以補其乏若澶淵之會諸侯謀歸宋財是也○賈氏曰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禬禬之

以恤禮哀寇亂

鄭康成曰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鄭鍔曰左傳言救邢之事曰簡書同恤禮有相救之道隱公亦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則恤禮者問之勞之見天子憂恤之意○王昭禹曰恤以救之若備有狄人之難而齊威救之

王氏曰喪禮凶禮以彼喪荒哀之也弔禮禬禮以我弔禬恤哀之也

以賓禮親邦國

鄭康成曰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八○黃氏曰賓禮皆王之所以禮荅諸侯朝覲宗遇會同諸侯脩王事王皆以禮見之也

鄭鍔曰天子之於諸侯以分言之則君臣以情言之則賓主故先王不待以純臣之義而以賓禮親之我有以親之彼安得不吾親哉○易氏曰臣道以尊天子爲主賓道以親諸侯爲主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鄭康成曰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易氏曰朝如日出如寅之朝而朝王天宗尊也欲其尊王○易氏曰宗如萬物相見于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易氏曰覲謂物成之時各覲其實以報乎上遇偶也欲其若不期偶至○易氏曰謂閉藏之時其相見若避

近之遇○胡康侯曰古者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共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于不期而會者直欲簡其禮耳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鄭鍔曰朝宗則在朝時則用春夏其位則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諸公者以爲萬物交際之時以象生氣之文人君則於堂下而見之所以通上下之情覲遇則在廟時則用秋冬其位則諸侯一於北面說者以爲萬物分辨之時以象殺氣之質也人君則於堂上而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記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蓋朝廷出迎賓則下堂覲禮不迎賓則不下堂也朝則天子當宁而立宁者門屏之間以象陽之出布散於外覲則天子當扆而立扆者户牖之間以象陰之入收藏於内此又朝覲之別也○李子嘉曾曰當宁若今臨軒特以圖事諒政當扆退立於扆以受諸侯之獻功

陳及之曰大宗伯曰春見曰朝至冬見曰遇大行人曰春

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而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司馬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謨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協同慮時以禮會諸侯發同禁殷以禮同諸侯施同政鄭康成以六服之內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賈公彥從而廣之曰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秋則西方盡來冬則北方盡來以余論之皆未允以爲春則東方諸侯盡來耶則協慮之禮未嘗施之矣以爲夏則南方諸侯盡來耶則協慮之禮未嘗施之矣若圖事專以待東方諸侯比功專以待西方諸侯陳謨專以待南協慮專以待北則王政豈無偏黨之患哉案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嶽諸侯各朝于方嶽又案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然則四方諸侯六年惟一朝耳若然以春來則曰朝以夏來則曰宗以秋來則曰覲以冬來則曰遇耳猶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吳王濞春不朝使人爲秋請是也又尚書康王初即位太保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則是康王初即位四方諸侯以朝適皆在京師又安有春則東方來夏則南方來秋則西方來冬則北方來耶其所謂圖天下之事等語作禮者之詞而司馬又承之也而其有可疑者大行人謂六服諸侯朝有疎數之節六年而畢近世蘇東坡說書亦以一朝爲畢朝未約其實也當從識者論之

愚案古人封建諸侯有人民有社稷焉若以春則東方

諸侯皆來夏則南方諸侯皆來卒不幸有乘間而起如昆夷玁狁之難孰從而折衝禦侮之空其一方同時畢集斷無此理苟縱其自便不朝京師萬一有專擅難制之事如唐之藩鎮又何以爲制馭諸侯之權要知王者欲親諸侯必設爲可親之禮或不能朝於春則可以宗於夏或不能覲於秋則可以遇於冬但六年之內不可不一次來王不然巢本南方國巢伯來朝何以曰朝不曰宗韓本北國韓侯入覲何以曰覲不曰遇要知古人立爲朝覲宗遇之禮於春夏秋冬之間此見四時皆來王之日而禮非有所輕重於其間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鄭康成曰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是也○鄭鍔曰以有事而會則時見者固有事之時而來見其會之有時故謂之會

鄭康成曰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方分來終歲則徧○鄭鍔曰易有殷薦禮有殷奠則殷爲盛多之義殷見者合衆多之國一而來見其來必同故謂之同也○吳氏曰殷有二義衆來也正也盛也殷見殷類義或皆當爲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考禮修德正刑故謂之殷同

王氏詳說曰時會則事出非常故無常時殷同則有常時亦如常朝之歲但會同之禮因朝覲之時行之故又曰大朝覲

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王昭禹曰時聘殷覜王人之所以賓於諸侯時聘施於時見之後以恩問之故時聘曰問○黃氏曰時聘存覜省也各以其時行之猶時會時巡五歲而徧殷覜施於殷見之後以事有所察治故殷覜曰視

鄭鍔曰聘以財爲禮其名曰問有問遺之意覲以見爲禮其名曰覲有省視之意放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此乃王見諸侯之文槩以爲諸侯聘覲乎天子則與行人之文不合槩以爲王者之禮則又與大宗伯諸侯見王之文不合合二官攷之蓋聘覲之禮王與諸侯交用之何以言之時聘曰問殷覲曰視繼於春見曰朝夏見曰宗之下則曰問曰視者爲諸侯問視乎王之禮也若以行人結好除慝之文例之則又是王者聘以結諸侯之好覲以除邦國之慝也人徒見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使大夫聘使卿皆臣聘乎君遂謂君無聘乎臣之理殊不知小行人有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有三歲徧覲五歲徧省則王有覲禮於諸侯明矣其所以異者諸侯行之則曰問視天子行之則曰除慝結好天子之覲見於小行人三歲之制若夫聘禮則無傳春秋之時王臣來聘于魯者八亦可以爲證

東巖尚禮訂義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